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六一册目次

孔子家語十卷 題（魏）王肅註 明嘉靖三十三年黄魯曾刻本 〇〇一
新語二卷 （漢）陸賈撰 明刻本 一二六
潛夫論十卷 （漢）王符撰 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一四六
申鑒五卷 （漢）荀悦撰 （明）黄省曾註 明嘉靖文始堂刻本 二一八
張子全書十五卷 （宋）張載撰 朱熹註 明萬曆三十四年徐必達刻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本 二五五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録一卷 （宋）程灝 程頤撰 朱熹輯 明成化張氏刻本 四五三
雜學辨一卷附録一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六九一

孔子家語十卷

題（魏）王肅註

明嘉靖三十三年黄魯曾刻本

孔子家語十卷（內府藏本）

魏王肅註。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蹟具三國志本傳。是書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云云。是此本自肅始傳也。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註其詞未聞。孔穎達疏載肅作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又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特其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其書至明代、傳本頗稀、故何孟春所註家語、自云未見王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𤊹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較之坊刻、猶為近古者矣。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

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

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

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五十異食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無文飾雕畫不詐僞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木為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不樹松栢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

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謲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謲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罇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粃穀之不成者粺草之似穀者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

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别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褎榮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曾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

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

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譏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

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
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
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
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璞愿慤貌男慤而
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
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
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
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
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爲昔者明王之

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
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
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
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
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
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
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
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
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

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
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里數
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
有國乃爲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
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
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
獵罩弋罩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
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
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

迹可復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
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
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
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
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
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
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
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

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

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

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不固安得聞此言乎

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
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
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
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
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可以正
人者也物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知禮足以振救之國耻
足以興之耻國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爲政先乎禮禮
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
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

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
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
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
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
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
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氣蕭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
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
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

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
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
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
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
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
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
土則不能樂天天道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
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

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
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
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
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
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
愚冥暗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
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
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

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

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褎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衣之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力行仁義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爾略也）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

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阻難也以兵爲之難）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不常嚴莊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

可親而不可刧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干楯也櫓大楯）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蓽門圭窬（蓽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如圭也）蓬戶甕牖（以繩蓬爲戶破甕爲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以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爲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貳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

〈孔子家語卷一〉　十七

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功効而已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所以爲不爲）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爲錙）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愼敬者仁之

〈孔子家語卷一〉　十八

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擾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閔疾言不為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疏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醮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是故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

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后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釋米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杯飲蕢桴土鼓鑿地爲罇以手飲之也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苞苴以遣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

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冶金爲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貫之曰烹炮之曰炙以爲醴酪醴醴酒酪漿酢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醆在戶醆盎齊也五齊二曰

醍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深醍澄齊澄酒在下澄清漏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上神天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異爲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也質故用踈也越席以坐翦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衣其浣帛練染以爲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然後

退而合亨合其亨熟之禮無復醒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器也籩豆鉶羹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爲大祥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章甫冠也

絇屨屨頭有絇飾也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縉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焄辛菜也斬衰管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

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

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

於深宮之内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爲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矣）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中日中冥昃中）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

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捷捷而不已食所以爲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爲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爲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

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夭蘖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儆戒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卷第一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旍旗馘截耳也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貌）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蕕臭）

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敎布也五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煑食（瓦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饋餽也）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

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衛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

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

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矣言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

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簞笥）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

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

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宜類爲親不在飭故無貌不得言不飭無類也禮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信以忠爲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巷池而生雚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也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

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始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令願也令程子天下賢士也於

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閭梁言事者通渭水爲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圜流九十里（圜流迴流也水深急則然）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悋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懍懍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

異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

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出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爲行然亦不忍爲隱事)今欲

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故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曉了分察則民不安矣)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對折者不終(對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

（也志輕則傷於義矣）數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修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

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皆絕也）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宮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齒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

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疎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

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

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上艮下離爲火艮爲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邵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恭王弓烏嘷之良弓）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

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

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爲如也

魯公索氏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

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

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襲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爲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

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慍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慍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

有餘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耻之（凡與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耻之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蓁幽詩曰殆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剥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剥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苦者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祚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

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叔共為亂也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驂之以服和調中節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孔子家語卷第二

孔子家語卷第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之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緡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宜始始也始有宋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考父士一命其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墻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

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其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萇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

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父母有之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用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也）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

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者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

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從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江海雖在於其左而能爲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

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舉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兹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之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爲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

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及疋夫以怒亡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誣其爾）其都以富（仲由長於富貴）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龎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拱法也駿大也龎厚也龍荷之言受大小法爲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數陳奏薦）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強勇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國老助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

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爲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爲者當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爲成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於人也常以浩浩（浩浩然志大驕太貌也大人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爲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勢之貌）不傲無告（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

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儆之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是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辭之近小人辭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

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欲佑助其下也乃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助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諫事欲給而不暇則莫若於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之

慎之至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啟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啟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博鳥焉四面絕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

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為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會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

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焉人矣(言為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

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之所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

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罷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之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

樂常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為大夫悉

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爲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諫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

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

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道疎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忌諱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恐陷在位之羅網)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

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宜爲偷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爲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

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毋未有子富而父毋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有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

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

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爲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

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止止息也邛病也譏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憂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驛者文子曰吾好音以子遺吾琴好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拔吾過官容於我者也吾然其以我求容也遂不人車人問文子之所右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陪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

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

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

禀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

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
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
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
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
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
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
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
愼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
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
信而寛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
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
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
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
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
不偸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
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卷第三 終

孔子家語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說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賞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

（皇皇美貌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救）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貢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

使之紘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

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

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有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

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

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辯敏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

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
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
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也)行
乎郕之野鹿裘帶索琴瑟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
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
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
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
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
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
也(得宜爲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
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爲得也)慎於治身
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
而敬鬼直已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
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

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
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
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
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
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
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

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
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
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
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
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
湛之以鹿醢既成啜之則易之匹馬非蘭

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

孔子曰與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堅)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人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為隔踰山而來直宜為植不根於地而遠來也)衣穣而提贄(穣蒿草衣提持贄所以執為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以為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

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毀者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瞿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

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楛箭栝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

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爲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農氏也）共工以

水（共工霸九州也）大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也（大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之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子玉）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近疾若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

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蟲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已來之改之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將車者子姓也採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昔車士子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麟瑞物將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

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蜾螺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君子爲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

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

(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
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旣廩稱
事所以來百工也(旣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
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
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
定則不跲(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

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
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
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
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
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
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
命民旣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
所不可公曰寡人旣得聞此言也懼不能
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
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
人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
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
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

肉斃於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
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極中制爲中
法)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祖禰也)
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
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爲祧也)春秋祭祀
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
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聽謂順教令也)教以
二端二端旣立報以二禮(二端氣與魄也二禮謂薦黍稷
也)建設朝事(薦醒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魄也

鬱香草鬱得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以畢不知親饗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卷第四　終

孔子家語卷第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

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爲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適立庶爲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使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哉以爲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爲國爲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爲宗人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祀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爲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爲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順事恕施（今此在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顏回問於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不重為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為聞盍日有聞而後言者）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病急欲相勸令為仁義）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能久親也）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知諸孔子曰

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

哉也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仕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以強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日少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可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

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蛁蟟也蛁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襲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

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御共婬夏姬)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僻邪辟)其泄治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膰祭肉也)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以送曰

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 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言士不遇優游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

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篾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率修也言非兕虎而修曠野也 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

也 言人不信豈以未仁故也 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 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 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逄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爲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晉文公越王之時也

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良農能蓋種之未必能斂穫之也哉良工能巧不能爲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宰主財者爲汝主財意志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

飯中顔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人共之勿專以爲己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懈）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掎（有人失言勿掎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宜行之事勿令留滯）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無違教也）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事敎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之略行舉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勝之志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愼勝民言不犯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施故辭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尅其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

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内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衆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也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爲政始言民役行

不從言也說者情之導也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則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畧而不備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爲

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僻宜爲辟便辟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群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服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

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謂之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爲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人君能建乎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

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亢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弛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弛而不從其教也矣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蘊滯積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

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故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哉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已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於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後當脩農播百穀言無暇息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反爲壙睪高貌壙而高冢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冢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

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

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或爲諱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槃操琴曲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

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

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懾懼）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曰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或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汨掘）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當弘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顙額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飯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

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

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同伴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

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殯舍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爲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

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
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
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無安定服
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
野炎帝神農氏之後也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
爲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已相戾治民以
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
說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
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

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
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
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
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
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
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

淵而有謀踈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
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絜
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
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
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
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
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
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

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
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
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
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
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
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
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舜時而仕

趨視四時務元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爲始也）流四凶
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
舟輿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爲悅字）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
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
親（爲陶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
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
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
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

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
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
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忒）其仁可
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以身爲法度也）亹亹
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旣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常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任皐繇
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
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
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
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
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
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
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
焉

孔子家語卷第五終

孔子家語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識緯皆爲之名字亦爲誕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帝或無可言之更古衡反王音旺

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王天音旺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天以其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爲帝五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亦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或曰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古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

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正史者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設者以祭社爲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

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致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也戎事乘騵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色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皥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敍事之法納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則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賓則亦如之故王以爲左右手贊芳未反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擧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有爲德而兆民懷之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其民爲衆所稱擧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

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祀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納驂馬轡繫軾前

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至當納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為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安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攝人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

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勲之職屬之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

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皆合於德則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行下孟反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分扶問反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奇居宜反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

而生斗次日月故以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爲音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麋故麋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度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爲風風爲蟲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

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齕下沒反）齟嚼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齟壯所反嚼疾雀反）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豚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者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

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蚌蛤之屬滿月虧則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秏耗字也息土細緻秏土麤踈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螾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

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乾天巛地）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

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世事世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爲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睍睍睛人也睍子句反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奇數陰偶數顋桒才反齔初覲反奇居宜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

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陰爲冬也冬藏物而爲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正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殺所戒反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爲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爲男子長養其理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敢事人也醮子肖反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閫門限婦人以自專無閫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閫苦本反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行下孟反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矣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

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
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毋出無
子出淫僻出惡疾出姤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毋出者謂其
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淫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妬
者謂其亂家也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謂其
離親也竊盜者謂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
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
富貴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
姻之始也

孔子家語　卷六　十三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
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
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
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
外之治義揜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
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

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
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
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卿大夫士也身自
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
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三年
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殺所戒反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家語　卷六　十四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
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
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
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
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
之人似仁非仁故言給奪慈仁中陟仲反下同子貢曰敢問將
何以為此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
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
全好者與領理惡烏故反好呼報反與羊諸反子曰然子

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黨類百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宜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相息亮反倀三良反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其居

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為衆法無以合聚衆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語魚據反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爲爲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興作樂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行下孟反中陟仲反旋中矩六也鑾和中采齊采齊樂曲名所以為和鑾之節七也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在周頌八也徹以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

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舉事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不能樂於禮素素質於德薄於禮虛非其人則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也與音余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非殊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以行與民信王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語魚據反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

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以大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疾躋升也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威德昭明遠至化行寬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用于九州謂以為天下王)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家語卷第六

孔子家語卷第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也中陟仲反)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

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病可以為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為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人已有後而又為人後故曰與為人後世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人揚觶解支義切)幼壯孝悌耆老好禮(好呼報切)

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能稱觧道而不亂也）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速召）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

之義別矣（別彼列反）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辯矣（殺所戒反）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爲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又獻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也）間歌三終（乃歌魚麗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餘者也）合樂三闋（合笙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復使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樂音洛）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少詩照切）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長丁丈反）降脫屨升坐修爵無筭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旰晨飲早晡廢罷旰古旦反）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

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羣神而祀之今之臘也蜡助駕反）孔子曰賜也樂乎（樂音洛）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爲樂之是君之恩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弛施氏反）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爲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故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說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顯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築爲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之人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說學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不圓丘也

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生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養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別彼列切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犢質慤貴誠之美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地圓丘之地掃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

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衮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必止汜遍也齊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

(恭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爲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群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生時饋養之道同之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

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

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

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移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

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譴責也發始發露）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捽昨沒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

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

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更古行反）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怪遇人罰之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別彼列反）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毗志反）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

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吏獄官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以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逆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所常見）設伎

奇𧘂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燿人心之𧘂蕩動）行
僞而堅（行詐僞而守之堅也行下孟反）言詐而辯學非
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
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
以聽（不聽赦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
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粥賣粥余六反）珪璋璧琮不粥
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
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

於市用器不中度（中丁仲反）不粥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
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
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僞
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取也）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
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
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

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者也）喟然
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
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
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修行也睦親也）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爲公）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
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
於身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也）是以姦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
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
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爲之選也）未有不謹
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
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
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

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

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嘏辭說之意藏也是謂幽國幽闇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歸設奠獲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謔戲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

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微人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與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于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

（其能爲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所翫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財天地之所以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也）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爲君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也）故養

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爲民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爲之義大夫死宗廟爲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爲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致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

達於其患然後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

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四氣而後月生爲）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也）五行之動共相竭也（竭盡也木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用事者爲本也）五聲五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爲宮也）五味六

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間加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藏最聖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聖人作則（作爲則法）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

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天地爲本則萬物苞在於其中）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陰陽之爲情始）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爲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

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諗（諗潛藏也）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狘（獝狘飛走之貌也獝況必反狘況越反）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贈封太山宣謂播宣揚之瘞於列反繒慈陵反嘏舉下反）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

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言禮之實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

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為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爲職分也言禮職分皆從天下來也協於分藝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

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

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並行而不謬

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敘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溉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適四時之宜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役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

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甕丹甑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子家語卷第七 終

孔子家語卷第八

冠頌第三十三

郕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醮子肖反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彌尊宜敬成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

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灌鬯也灌鬯以享神享獻將行也鬯丑亮反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鐘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郕君之冠非

禮也懿子亦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揣為年紀蹙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民可為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袞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命欽敬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

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畢服朝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着祭服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人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者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

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爲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謂高祖下親爲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爲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祧吐彫反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也曰考廟王考無

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爲文廟或有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以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嚳五年大祭而及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以太祖故曰不爲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宜以宜有大功契既爲太祖之廟若後郊則宜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宜者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周武王是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爲配食明室之名亦可謂達聖指失寔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

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眺見也睪羊益反眺他弔反）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黮黑貌黮勑感反）

頎然長（頎長貌頎渠希反）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

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

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誡擊鼓警衆
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
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歆淫滋味對曰恐不
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
也厲病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
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
武坐言無武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
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爲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孔子曰若
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
子曰唯丘聞諸萇弘若非吾子之言是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
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總持干若山立不動
語魚據反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
邵之治也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之事也且夫武始成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以爲疆界五成而分陝
周公左邵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
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六成謂舞之節解也衆夾振焉而
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
方與紂同恐也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陝而蚤進者
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
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
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
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
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
賢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弛尸紙
反廢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
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
西方塞也華胡化反車甲則釁之而藏之諸府庫以
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

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韃櫜(言所以藏弓矢而不用者)然(將率之士力也故使以爲諸侯爲之韃櫜也將即亮反率徒對反韃居言反)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官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爲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衮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賁符分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已飲酒謂之酳也酳音胤)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多歟(珉石似玉珉眉巾反)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塞貌栗堅也縝之忍反緻直利反)廉而不劌義也(劌割而有廉隅而不劌傷也劌呼外反)垂之如墜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詘斷絕貌似樂之息詘曲勿反)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忠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言似者無不通)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
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
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則其氣志如神也有物
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
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
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岳降神靈和氣

生申甫之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
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于蕃四方
于宣言能蕃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言文武聖
德篤佐周家正爲先王良佐成中興之功矣其文德協此四國
毛詩矢其文德矢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
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
代之德也令力正反下同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
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

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
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
禮也行而可樂樂也綴知劣反樂上音洛下音岳聖人
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
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
以與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
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
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阼階也隩於到反席則有上下車則有

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
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
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
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
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
位也門屏之閒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
正男女內外序親踈遠近而莫敢相踰越
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求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於義也乃行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

易易以豉反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更音耕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吾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而不避

難（難乃旦反）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
絶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
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
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悦乃遣子貢
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
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
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說音稅）其志欲之
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

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
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
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矣勾踐頓首曰孤
嘗不料力而與吳難（難乃旦反）受困會稽痛於
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
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
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疲獘百姓
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大宰
嚭（嚭吳王佞臣也嚭普鄙反）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

誠能發卒佐之以邀（邀敫其志）射其志而重實
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
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
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
甲困於晉而王制其獘焉越王頓首許諾
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
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
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

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
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
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獘吳晉
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
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
若能強晉以獘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
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亡而言之也）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

單音善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
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
宓子戒其邑吏宓音密令二史書方書輒掣
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
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
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
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
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
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

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
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
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
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
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
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
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
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
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

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
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
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
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
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
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蹵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
是使民樂有寇樂音洛且得單父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喪息浪反若使民有

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
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赧乃版反
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
陰免衣衣弊裘衣衣上如字下於既反入單父界見
夜漁者得魚輒舍之舍音捨巫馬期問焉曰
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
之大者名爲鱘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
鱦鱘宜爲鱣新序作鯖鮑魚之懷任之者也鱦戈證反吾大夫欲
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

孔子曰窔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窔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窔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椁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椁原壤登木

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女音汝）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孔子家語卷第八終

孔子家語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弁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寛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傷鰥寡性凱悌寛冲故子貢以爲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譏之以爲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毋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毋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
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
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冦原憲嘗爲
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耻孔子以
女妻之
南宫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
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
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
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
之下
顔由顔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
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
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
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
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
孔子悦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
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父音甫）
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顔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

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
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
市孔子耻之顔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
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慰安）乃歎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
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
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巳而果雨巫馬期

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蒧字子偕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減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産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里之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常
申續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弟
漆雕侈字子斂
懸成字子横
顏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

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　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

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

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

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

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

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為梁者)喆人其萎乎(萎頓)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放法放去聲)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乎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處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主莫能宗己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弔善也慭願且一老)(孔子也慭魚僅切)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疚病)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為法)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

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唅以踈米三貝(踈粳米禮記曰稻曰嘉疏經徒結反)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

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綦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綦巨箕反組則古反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振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綢練以旌之杠於葬乘車所建也踈練廣充長尋曰旐也翣色甲反綢直留反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

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之名鬣力葉反又作鬛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縮斬上傍殺蓋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田獵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守召不往也君子韙之韙是齊國師伐魯國師齊師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季孫德不素

著為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為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加謀學安敬之道也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譏而受弑君之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以配胡公而封諸陳介恃楚衆介大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為陳所役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至其東門也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勝陳人陛塞刊斫也弊邑大懼天誘其衷誘進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執陳者也啓弊邑心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也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

學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矣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
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
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書也言以足志言以足成
其志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晉為
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驕汰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
然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
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

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丘丘圖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
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
為良史曰臣又乃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
其心肆極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
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口徵招角招是也昭宜為招耳補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
逸遊王是以獲歿於文宮臣聞其詩焉而弗
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
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祈昭愔愔

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者也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純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
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傷民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辭
飽之心言無厭足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
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克勝言能勝己私情
復之於禮則為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
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畔遂死焉子革之
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
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
名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豎通內外之命相家長遂
命為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
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
立之子叔孫婼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被其邑
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

勞力也不以立已爲功 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周任古之賢人 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直 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 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獎獄邢侯 弊斷斷罪歸邢侯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 宣子晉正卿韓起也 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 施宜爲與與猶行行生者之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掠美善昏亂也已惡即以賂求善爲惡也 貪以敗官爲默 默猶冒苟貪不畏罪 殺人不忌爲賊 忌憚 夏書曰昏默賊殺 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者也 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 末薄 或曰義 或左傳作咸也 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 諸侯會于平丘晉人辭蒭蕘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客末追

而禁之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 魯季孫見執諸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賓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詭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也 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 頗偏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暴衛虐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 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 鄉之學校 鄉校之士非論執政厳明欲毀鄉校 厳明然明 子産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 藥治療也 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産爭貢賦之所承 所承之輕重也 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 甸服王圻之内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 鄭伯男也而

使從公侯之貢（南左輔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爲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

翫之（狎易翫習）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安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隨人遺人小惡者也）以謹無良（謹以小懲之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曾也當用遏止爲寇虐之人也曾不畏天之明道者言威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競不絿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遒聚）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

（不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我文王之詩我長配天命而行庶國亦當求多福以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三十斤謂之鐘鐘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范宣子晉御范自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以

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僭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蒐于時蓋作執秩之官以爲晉國法也）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神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師陽處父爲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爲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於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爲吳所滅昭王出奔已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猶循天常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國爲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變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嬖子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

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讙聲發尚書云言乃雍雍和有諸問有之也）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孫）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師遇爲齊所敗也）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諸侯軒縣軒縣闕一向也故謂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馬纓當膺以索群銜以黃金爲飾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勲也）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以器名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司主）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紞冠垂者紞丁敢反）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綖冠之上覆也紘爲萌反綖令戰余綿二反）卿之內子爲大帶（卿之妻爲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爲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各祭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績功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

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尅通於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匡武子武子召慶尅而讓之慶尅告夫人夫人怒閔子子因靈公以會於諸侯高鮑去守還將及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刖鮑牽之足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庄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近底平平其遠近俱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無有里廛里有稅度其有無爲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長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共無軍事則止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固稯穗連藁芻不可分故曰步缶十六斗曰稟也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爲德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爲節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

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存也不錯則隨錯鴈

行父黨隨行兄黨鴈行也斑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任負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為力役之事不為田獵之徒也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之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

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家語卷第九　終

孔子家語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

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少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

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綖)旅樹而反坫(旅樹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山節藻梲(節栭也刻爲山雲梲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脰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報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御門者)司城子罕哭之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韜)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亡畀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霤力救反）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胡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僻戾長）（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郲人以同毋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子公爲）遇人入保負杖而息（見先避入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也保縣邑小城也）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征役）任之雖重（謂時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

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已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夫與子各）

有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
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高扈扈大也扈言喪
百無容節也縮物高反髽則瓜反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
八寸總束髮束髮垂為飾者齊衰之總八十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
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啓顙而
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

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
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返也
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
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也
卞人有毋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
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
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
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
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
久也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
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心斯為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

槨旋便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
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嬴博地名也孔子聞之曰
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掩坎
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
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惡何齊限）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

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

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
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加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
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干楯弗與共天下也遇
於朝市不返兵而鬭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
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從昆弟之仇
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

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
禮與初有司爲之乎有司當吏職也孔子曰夏后
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
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子哭之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
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
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
爲爲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爲不義伯禽爲方伯以不得不誅之

公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
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
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
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
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
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
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
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

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
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
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
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
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
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

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于寬也大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毋叔毋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妹而已姊上長姑自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

而病君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爲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飡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

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

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慈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爲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

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所於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

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毋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

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質猶正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知是駁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愻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逕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爲姦之兆成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

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放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揜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蔑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縉亡蔑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殀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猶擗也膺謂胷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墓而不墳孔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若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殺殺平上而長又見履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故十日踰月而歌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

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笇蘇亂反笇計也又竹䈢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䈢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䈢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䈢鬼䈢也祭䈢人䈢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盟䈢者知喪道也夫

子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者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葬將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

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簋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鏡）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懸鐘磬也簨先尹反簴其舉反）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慤親之奉薦也慤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威儀容止）今夫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爲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爲士也而不知禮

孔子家語卷第十

終崇申寅端陽望吳旹用書黃周賢金賢刻

道光甲申孟冬耕楠氏校

孔子家語后序

吳郡黄　魯曾　撰

嗚呼至哉孔子之文德而有是書也孔子生於過曆上不逮於文武而爲大行中不親於成康而爲共和而欲行其道周流於齊楚蔡衛之邦所遇者皆晏嬰子西之徒未獲多契於東魯本國乃卑秩膴仕兩不辭焉但相以攝而輕會以兵而瀆且有容璣之沮懷寶之誚不一也終與門人小子相明道以傳后世是以孔氏獨多述作自魯論齊論言之又有家語疑多經傳所記并門人先后裸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故一典一事莫非宗旨一軌一物莫非古訓信義美文包二變於獨覺禮樂刑政欽四達於大嗚何也蓋孔子之道傳者無幾惟一貫發自聖思卓爾闢於賢力此數字可以忘言畧棲可以絶口粹昭而梗則廢原潯而支則舍三墳五典何必顯顯八索九丘何必優優六經二論何必諄諄特以聖質罕聞而潤參短列膚心希餬而冉閔績依性天邈轍高堅遠路此所以必叢其辭必繁其篇譬之繫臂以妍珠而珠存斯貴帶腰以良玉而玉在斯奇此書雖若言之廣且曲道則載焉古人所謂載道之器余敢以先歸諸今考之藝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肅所註何乃至宋人梓傳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如由湶簡錯褰則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廣謀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註則卷雖盈於前本而文多不齊余頗惜王肅所註之少播於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雖宋刈亦有訛謬者也然此書乃孔氏久成之典余距孔氏一千五百餘年序之僭妄深矣覩者勿以無取尤之

新語二卷

（漢）陸賈撰

明刻本

新語二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陸賈撰。案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儒家陸賈二十七篇。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則作新語二卷。此本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似爲舊本。然漢書司馬遷傳稱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其殆後人依託。非賈原本歟。考馬總意林所載。皆與今本相符。李善文選註於司馬彪贈山濤詩引新語曰。楩梓仆則爲世用。於王粲從軍詩引新語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於陸機日出東南隅行引新語曰。高臺百仞。於古詩第一首引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於張載雜詩第七首引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以今本核校。雖文句有詳略異同。而大致亦悉相應。似其僞猶在唐前。惟玉海稱陸賈新語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懷慮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於宋本。爲不可解。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今但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既久。其眞其贋存而不論可矣。所載衛公子鱄奔晉一條。與三傳皆不合。莫詳所本。中多闕文。亦無可校補。所稱文公種米。曾子駕羊諸事。劉晝新論馬總意林皆全句引之。知無譌誤。然皆不知其何說。又據犂嗝報之語。訓詁亦不可通。古書佚亡。今不盡見。闕所不知可也。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旣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譏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旣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粤詡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探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輩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旣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眞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旣久文章熾興

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卷上

漢中大夫陸 賈 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為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

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

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

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一字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缺一字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

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馲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

於親近而疎遠恍惚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尅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然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然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

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然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

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

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劒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劒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

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

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尔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𢇁𢇁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

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遠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

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絶恬美之味疏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

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字)一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為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

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有誤)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

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

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缺一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

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缺一直故不得容其

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

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

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缺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

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愼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

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
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
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
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
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
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
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
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
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
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

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
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
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
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
侯誅鉏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
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
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
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
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

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
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權以行之
遯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
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
心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
取寡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
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
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
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
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

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
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
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
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
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
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
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
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
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

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絶頃獨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閒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家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

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絶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緜緜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擬擬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

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新語卷下

漢中大夫陸　賈　撰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誡十一　思務十二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産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

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絶以闗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

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㯳纍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絶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絶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

夫窮澤之民據犂嚆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皐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字）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强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

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玲怵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已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

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儴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

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敎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

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

缺一字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缺二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缺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

九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怯作乾谿之

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
弃(缺三字)曾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
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
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
以洙泗為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字)聖
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
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
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
晝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
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

而度其身或觸罪(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
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
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字)翫而不可大用也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
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字)設道者不可通目
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
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
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
逸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
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

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
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
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
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
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
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
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字)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
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

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
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
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縕袍不足以
避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
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字)天子下齊
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
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
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
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
而不中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

事以正來世紫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淩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二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惡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

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廬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合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蘼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斲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弃於下雕刻綺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缺字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誡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

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效吉凶之缺一字一出於身缺二字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

於災異蝗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缺四字)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蟲(缺三字)鷁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鴝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

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缺二字)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

故絶國異俗莫不知(缺三字)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字)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二字)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二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絶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六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

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吾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字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一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缺六字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字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蟲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

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字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閑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為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

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敢也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為善者寡為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

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譔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為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桐鄉嘗得其本鋟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

前進士吳郡都穆記

潛夫論十卷

（漢）王符撰

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潛夫論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所云。舉其著書大旨爾。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惟桓帝時皇甫規段熲張奐諸人屢與羌戰。而其救邊邊議二篇。乃以避寇爲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嘗徙安定北地郡。順帝永建四年始還舊地。至永和六年又內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鄉言之耶。然其謂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爲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則灼然明論。足爲輕棄邊地之炯鑒也。范氏錄其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入本傳。而字句與今本多不同。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有所損益。理或然歟。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愧。惟賢難篇中稱鄧通吮癰爲忠於文帝。又稱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結怨。則紕謬最甚。是其發憤著書。立言矯激之過。亦不必曲爲之諱矣。

潛夫論卷第一

王符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遏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

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濟乎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

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己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准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准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後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

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後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

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

末則道德崩愼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収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愼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産雖於淫

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喩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

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内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衒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没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眞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

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
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
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
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
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
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
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
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
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

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
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
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
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之
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
道虧盈以沖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
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
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
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

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
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
故明君涖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
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
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
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
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
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

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
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
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
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
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
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
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
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
蹠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
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

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亾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専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桒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

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禄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禄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内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說胥靡而井臼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遺命則雖有天下不足

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恥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兹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

丹宜禪而舜宜誅紂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眞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釆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産於人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隨氏之珠産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羇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

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奪國魯公之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

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旣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

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郤宛之以亾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乎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邪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見誘以刖

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向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

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柬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

闒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己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

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戊子六月初十燈下校此卷怪風度雨如秋
溪湖夫叔而坐

潛夫論卷第一

潛夫論卷第二　　王符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嘆第十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荛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閻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

所以奉已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衰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鎊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懸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湣而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

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郤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排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

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慢則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聡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惣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

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强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

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怒很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者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

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寮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忘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

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亾也夫生餅粇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亾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亾其亾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醫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

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至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亾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因危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産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

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地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鬬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夫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

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皐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跡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

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

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湊追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

得眞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

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絶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門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

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

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穢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俞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臑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盡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髙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髙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髙髙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髙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遂至譊如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及欲愛苟媚佞說巧辯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況於郊

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類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

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訕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雠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

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十一日被時當風怪雨者四日矣

潛夫論卷第二

潛夫論卷第三

忠貴第十一　王符
浮侈第十二
愼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

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始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輙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

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直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謏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

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皆䟽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癎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髆掣胃掊死深穽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稗

福祚以備負滿貴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盤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媮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

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

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

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弈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

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
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
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
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
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
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
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溼風寒所傷
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
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
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

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
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
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
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民
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
碎刺縫紩詐爲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
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
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爲破以
牢爲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山林
不能給野火工每不能灌漏巵孝文皇帝躬衣

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
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
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
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
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褋驕
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
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
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
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

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
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麞麂組必文采飾襪
必綸此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
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
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
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
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
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傚夫檽梓

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漬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墬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脩墓鯉死有棺而

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析之家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

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錯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

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
者雖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
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
革則登其福慶紂伯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弊
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
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
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
陳應爵命管蘇召卽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彊

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
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
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
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
俾爾單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
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
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
微成顯積著成鄂學鄂學鄂致存亡聖人常慎
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

耿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
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
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忸
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懟積惡習之
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亾非一也世品人
遂俾尒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
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
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
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爲仁由已莫
與併蠭自求辛螯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
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
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閭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
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
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

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訖此非其實之效夫說粱飫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

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駮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逮偶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擴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

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駿問駿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爲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

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

潛夫論卷第四

王符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度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

奉己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

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彊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畒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畒稅而碩鼠作

賦歛重譚告通班祿頗而傾甫顆行人定而緜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己彊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飢寒此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

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是故明君蒞衆必以正軌旣無猒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
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
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
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
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
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
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
之為吏也不避彊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
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
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

至死徙下乃淪冤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鞫告
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
君子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冤民能至
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
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
望留苦其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
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擇莫犯土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
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
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
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
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
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
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
以且多冤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
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
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
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
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
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
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
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
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
以養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今夫性惡
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
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為行以賊殘酷虐為賢故
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

戕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贏赦
頭出獄蹶踏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
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
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
至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
尹終不能破壞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
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
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
孰能不為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
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勑姦耳
惑之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
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
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
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
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
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
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
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
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

小貴則言將飢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
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疏
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
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
喜誑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
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
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
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
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
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

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
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
行則痛瘀之子皆輕犯況狡乎若誠思畏盜賊
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姦宄報也夫天
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
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
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
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
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
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

吏數以竊郡說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
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
材何以爲茂挃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
之閒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
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
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
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
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宂吏有肯變
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
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

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
令必其言若良不能孚無赦者孚之爲愈令世
歲老古時二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
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
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愼無赦而已矣夫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
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愼而嫉毒姦惡
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
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
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

鬻拳李離親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挾私計
以論公政也與瓜議柔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
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先帝
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
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
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
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

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
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
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
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
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
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
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救善人非欲
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
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
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捄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襃有德後亦承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禼伯夷皋陶伯翳曰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二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禼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愼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卅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黄

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闕也

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剌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剌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

守相不可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歎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滅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

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

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誠肎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朞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冤民就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見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貴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衒百姓廢棄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飢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辯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無恩於

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

何寬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飢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

飢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肎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

闇也患其茍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十九日校

潛夫論卷第四

潛夫論卷第五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贓文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鬭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

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愼己唯舌以元示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麻麻規規常懷姧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輕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輙有削絀之罰

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勑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規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罔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尊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令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鬬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

絶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太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令以適矣無顔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貞絜所生者之言也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若然

之人又何醜恡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剡服萎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爲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絶其原杒難懸恡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

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絶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者心而絶其後姦亂絶則太平興矣又貞絜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値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絶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緩與彊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

弱猥爲衆强所扶與執迫幽阨逮日後雖欲復
脩本志嬰絹吞藥 下有脫文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
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内者三王也行賞罰
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
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
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
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
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

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
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
也則君幾於弒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
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
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
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
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
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
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牂
所以契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

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
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弒其君子殺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
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
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
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
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蓋以止亂也故
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

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
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
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
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
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
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
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無違則
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
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
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大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作爲誅賞以威勸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遏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

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踈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

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與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解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

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眾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虜藉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眾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

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起合從連横掃滌并源内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

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餞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丈斷已而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闒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躁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

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踈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悦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

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内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内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慱慱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後齊七

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
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
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
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
單也郡縣之阸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
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
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
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卻守國不以安
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拓境面數千
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阯北築朔方卒

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
發封畿之內而不能禦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
也脣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
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
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猋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
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
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
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
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冤痛故
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

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己乃陸陸相將詣闕諧
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
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
定已且須後後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
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
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撫復出爲惡佪佪
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
人吁嗟王道爲虧況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
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
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

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
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彊宇也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普天思服
行葦賴德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
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福則不
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
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
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
排援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
州屯兵才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

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逖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

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是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脩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偄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訖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

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況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已之身而有相侵況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

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況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遂慮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

羞收責於故晉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陲擾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爲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囷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傜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闋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即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令之計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很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

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擾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強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

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大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

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荊揚蜀漢飢餓死亡復失太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釁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實疽痛於偏枯躄痱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

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眾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遣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興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闚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

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賢俊蓄積而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州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

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

潛夫論卷第六

王符

卜列第二十五
正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已言其受命而嚮是以禹之得皐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爲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脩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猒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蓍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
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
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
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
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
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
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筴
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
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
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

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眾猥而顯此
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
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
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
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為鳥可
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
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
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
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
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

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
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
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
出乘其勝入居其隩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
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鬭也五行皆
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
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
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
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
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

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
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
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
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
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
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
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
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
誠所向而强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
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

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惶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之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令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詿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不若脩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作乃降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虢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禆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隨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

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

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姓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部位爲年時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妹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説相喬如子上毅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滅文聽樂説陳咸見張 賢人達士察以善心

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膏壤雖肥弗耕不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

穀或庶隸厥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六月十六日對

潛夫論卷第六

潛夫論卷第七　王符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熱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

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
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
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
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
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
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
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
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
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
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陰陽之務相反故

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
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
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
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
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絜鮮好貌堅健竹木茂
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
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
絕霧傾倚徵邪劓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
向衰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
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胕胎刻鏤非真瓦器

虛空皆爲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
象皆爲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
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
之稱而惜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
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
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所告者
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
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真祥焉
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其
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

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
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古之罪也乃夢者過也
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
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
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
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
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
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
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大姒有吉夢
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神然後占于明堂並拜

吉夢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
虢公夢見蓐收賜之土田自以為有吉因史嚚
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
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
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
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
子戈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
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伐為

賊伐為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
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
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
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即盡
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
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
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
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
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

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
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
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
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
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
對陽謂之殭說論兩詰東謂之殭難子若欲自
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殭庚子曰周公
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
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
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

與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
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
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
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今管蔡
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
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天也
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
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
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疏同也大義滅親
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固斯也過

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反德者為災潛夫曰嗚呼而末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

也宜處此位者惟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子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若憂君之危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弱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

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濡在下棟折榱崩惟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愚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十七日讀此卷夢列一篇亦同天

潛夫論卷第七

潛夫論卷第八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第三十四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飢

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誅譽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絜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飛揚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

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專諸荆軻奮命以効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麗飩敎紹一旦見收亦立爲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

則後背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鄉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乎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

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敎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鷦鷯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跱不離蒿莽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

喈喈然長鳴騰號振翼陵朱雲薄升輕呼吸陽露嚥旬不食其意尚猶嗛嗛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男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本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眞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

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過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貫一倍以相髙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秪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世可猒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

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

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踈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

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惏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急之事無不爲之灼怛驚而赴救之若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此

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數以辱命

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
合并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
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
壹鬱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
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
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
曰化人道曰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
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
自照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
曰天功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
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之根也氣
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
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
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衃
民之胎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脈以心性志耳意目
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

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也是故
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
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絕迹臻
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
以淳粹之氣生敦庬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
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
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
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

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
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
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作
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
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強考壽惡政加
於民則多罷癃尪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
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國有
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
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其為功也
至強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

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
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
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
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大
風飛車拔樹僨電為冰溫泉成湯麟龍鸞鳳螢
蝛蝝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
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
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
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

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
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
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
幹為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
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
體惟葉捱捱又曰鳶飛屬天魚躍于淵愷悌君
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
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
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
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
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
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己無
禮而責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
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
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
夫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
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
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
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

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埻均譏譽無
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剽聲以羣吠事富貴如
奴僕視貧賤如傭客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
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所謂恭者內不
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
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
無不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
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
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偽心思
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

荅禮敬不相報覩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絶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允嚚則不然内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

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尠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掏按當世而覆被更爲否愚惡狀之臣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没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没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已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仁不忍蹊鍑生草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

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已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廉恥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麤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内終無違禮之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

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錯於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皐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内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温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

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脩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唯冶所爲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

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嬖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暭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

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暭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祗肅迎逆日月順天之則

能叙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貍忠肅恭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嗣姜嫄履
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播種
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
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
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
至今祀之大妊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
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
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之别封衆多管蔡成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
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周
召虢吳隨邠方卬自潘養滑鍚宮密榮丹郭楊
逄管唐韓楊狐梁甘鱗虞王氏皆姬姓也有神
龍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
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
以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嗣慶都
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
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含

始呑赤珠刻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媼劉季興大
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黄帝軒轅代炎帝氏其
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作
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
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
終乃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
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嬀滿於陳庸以元女大
姬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
陽世號少皥代黄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

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氏曆正也玄鳥氏
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
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
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
者也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
四人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
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
不失職遂濟窮桑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
帝文命戎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

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于天
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
夏后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
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孫相
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
有仍生少康焉仍妃牧正羿恃己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
浞浞伯明氏讒子弟也伯明氏惡而棄之夷羿
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

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
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于有鬲
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
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為之胞正虞思
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
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
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
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繒又封少曎之冑於
祁澆才力蓋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
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姒姓分氏夏
后有扈有南斟尋泊氾辛褒費戈冥繒皆禹後
也搖光如月正日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
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曎氏其
德水行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承少曎衰九
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曆象日月東西南北
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演大臨尨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
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娀簡吞燕卵生子
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
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
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
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
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大公
而使朝夕規諫恐其布憚怠也則勑曰若金用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棄故能中興禰歸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扐蕭空同北殷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第八

潛夫論卷第九

志氏姓第三十五

王符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就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徵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徵品　於王謂之千品昔堯賜羿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故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

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

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歸可用其餘則雖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

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朐顓史四國實司太皞與有濟之杞且爲東蒙主魯僖公母成風蓋須朐之女也季氏欲伐顓史而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裔生尚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閒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隰氏士氏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己勝葴任拘釐姞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于邳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采祝結泉畢過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爲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姞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姞賜蘭而御之姞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鄧都汝南有鄧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

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淳燿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分爲

八姓已禿彭妘曹斯芊已姓之嗣飂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禿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妘姓會人則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鄢會路偪陽鄢取仲任爲妻貪冒愛佞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

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異君先教也會仲不悟董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酆舒爲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萄登武子伐滅偪陽曹姓封於邾邾顏子之支別爲小邾皆楚滅之芊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爲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強氏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

陽氏無鈞氏蔿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齊氏來氏來織氏即氏申氏訪氏沈氏賀氏減氏吉白氏伍氏沈戴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芊姓也

楚季者王子啟之曾孫也食昌王爲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蔿章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无畏者又氏文氏勑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爲司寇而封

溫其後洛邑有蘇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元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鳳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

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爲西陲大夫汧秦嶲是也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皐陶之後也鍾離運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寘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巴公巴鄭後蒲皆嬴姓也帝堯之後爲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爲唐杜氏周衰有隰叔

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李以正於朝朝無閒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蔿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爲成率居傅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侯爲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爲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荊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郇氏櫟氏彘氏冀氏穀

氏嗇氏優氏擇氏傅氏楚氏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社也

帝舜姓虞又爲姚君嬀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陳袁氏留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

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嬀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爲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軼氏梧氏坊氏高氏笔氏翕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
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
氏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
艾歲氏鳩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
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冈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
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
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氏既氏據氏碭
氏巳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
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河生宋父宋
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

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
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
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
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
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雒水
鬬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
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
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
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
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

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
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
三年將上賓于帝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
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
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
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氏王氏其後子孫世
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嬌氏后氏衆氏
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
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巠
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騧氏子雅氏

子陽氏東門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
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
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
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
爲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
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千萬爲韓報讎擊始
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
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人黄石公遺之兵法及沛
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
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

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
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强妄
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
韓氏言氏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
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
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
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
爲氏周公之苑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爲
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
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

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文侯孫瑩
爲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
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
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秉大夫氏伯夏氏
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
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爲公文氏軒氏軍氏子疆
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田章氏孤
氏王孫氏史龜氏羌氏羌憲氏遼氏皆衛姬姓
也晉之公族郤氏又班爲呂郤苗又從邑氏爲
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郤犨食采於苦號苦成叔

郤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各以爲氏郤氏之班
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
以郤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嚭奔
吳爲大宰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
諛而亡吳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也溫
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
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孫靨皆晉姬
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傳晉大夫十
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
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

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
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
匈奴中至景帝信子穨當及孫赤來降漢封穨
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
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曾皆顯於
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
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駟氏豐
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季氏十族之
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馬師氏
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倮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今大賜北吳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以為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晉大夫

郤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晉大夫孫伯黶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匄蔑矣唯晉張侯張老寔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有山後魏有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為車騎將軍封

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遜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徹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並晉張之祖所出邪僂姓舒庸鳩舒龍舒其止龍鄘淫參會六院巢高國

慶姓樊尹駱　嫚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蔵姓滑齊　掎姓樓蹴　御姓署番湯

嵬姓饒棣殺　隗姓赤狄　姞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鄭生為使者弟商為將軍今高陽諸鄭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男姓封於鄧後因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豈

禳太后崩後羣姦相参競加譖潤破壞鄧氏天
下痛之魯昭公毋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
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黄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
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
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酇侯本沛人今長陵蕭
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
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褢陽人也杜陵新豐繁
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鐳氏富
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
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主吏故世

有周公召公不絶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
師楚有令尹左尹矢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
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頃公
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
繁昌若城城名也在塩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
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墩煌見其字呼之
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
曰古城氏堂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
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
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治長前人書彫從易

泊作周書治漢誤作蠱後人又傳作古或後分
爲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治氏梁氏周氏此
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
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故略觀世記采經書依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
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
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

潛夫論卷第九

潛夫論卷第十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闒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勳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敘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敘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禮雖媒紹必載於贄時俗趨末懼毀術故敘務本第

二

人皆智德苦爲利昏行汙求榮戴盆望天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敘遏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敘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己以爲深怨或因類聲或空造端獼君不察而信讒言故敘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成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敘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爲問揚庭故敘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成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惜是栝克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爲醫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位將誰督察故敘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及譬書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若不明而信姦論故敘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敘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洪範憂民詩刺末資浮僞

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侈
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恐欲而無愎容足以
愎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敘愼微
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黨不覈眞僞苟崇
虛譽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効故敘實貢
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
損祿必程以傾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敘班祿

第十五
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
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敘述赦
第十六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屠賞重
嚴禁臣乃敬職將脩太平必媚此法故敘三式
第十七
民爲國基穀爲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
師尹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敘愛日
第十八
觀吏所治闕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絶
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紿世乃平安故敘斷訟
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
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得不用刑故敘衰制
第二十
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
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將
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舜憂民皐陶衛叛宣王
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何弗蓄故敘救邊

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皆取一制苟扶
私議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故敘邊議
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太守擅權臺閣不察信其姦言今懷
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故敘實邊
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蓍龜卜筮以定嫌疑俗工
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足信哉故敘卜列

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

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叙巫列

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

厥象人宜奉成弗修其行福祿不臻故叙相列

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古驗不虛福從

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故叙夢列

第二十八

論難横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

庠序而有責云予豈好辯將以明真故叙釋難

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

久要貴賤不改令民遷久莫之能奉故叙交際

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實權

神術匀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叙明忠

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聖人

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本訓

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為本仁義為佐思心

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叙德化

第三十三

上觀太古五行之運迭之詩書考之前訓氣終

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故叙五德

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傳見

同　故叙志民

姓第三十五

潛夫論卷第十終

戊子六月得沈子又所藏宋校
翻刻本因命工印抄此書繆誤
頗多無從改定借筆點定一
次殊失句讀後之讀者勿哂
七月初三日點菴
老人書
潛夫論時本不可讀此乃印
抄宋本者為已秦詳識於其
宋校對亦精須珍之

申鑒五卷

（漢）荀悅撰（明）黄省曾註

明嘉靖文始堂刻本

申鑒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漢荀悅撰。悅有漢紀，已著錄。後漢書荀淑傳稱悅侍講禁中，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奏上，帝覽而善之。其書見於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者皆五卷，卷為一篇。一曰政體，二曰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俗嫌，皆譏祚讖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泛論義理，頗仿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為政之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註記二章，載入傳中。又稱悅別有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並不傳，惟所作漢紀及此書尚存於世。漢紀文約事詳，足稱良史，而此書剖析事理，亦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於正也。明正德中，吳縣黃省曾為之註，凡萬四千餘言，引據博洽，多得悅旨。其於後漢書所引，間有同異者，亦並列其文於句下，以便考訂。然如政體篇眞實而已句，今本後漢書實作定。不肅而治句，今本後漢書治作成。而省曾均未之及，則亦不免於偶疏也。

申鑒注序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
過今觀其著述采掇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
信乎其然也荀悅作申鑒范史亦稱悅通見
政體掇其篇首數百言見之其傳且謂其所
爲漢紀論辨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則仲
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
雖爲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
垂盡無用之世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見

雖善之奚益悅辟曹操府與從弟彧竝海孔
融同侍講中禁獻替闇莫能直遂融彧前後
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
於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
奚仲豫之生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
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畧孰
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爲處
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
彧矣吳郡黃君勉之爲申鑒注其眞有所感

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烋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
冬十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王鏊序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

長於諷其襍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玆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審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

如跂君注者之所云乎君青年博學精義理工文詞凡古今載籍奇探賾舉胡乃屑注是書吾固知其有所感而爲也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傅五十八篇予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寘江西漕臺時已云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注得徵其本歟有功仲豫多矣幸併予所疑於太傅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身後之一遭也嘉靖乙酉十一月冬至日鄉燕泉何孟春子元父序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彧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五篇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篡業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以没者良以融頻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彧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

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詞奥義譌文脫簡則竢大方君子覽而正焉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序

申鑒卷第一

吳郡黃省曾注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興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圮湮治荒曰荒茲洪執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懋通用勉也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人道惟在仁義爲教者當申重之也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天成象剛柔以品其羣形所謂在地成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此三才之道所以立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教者德禮之謂法者陰之符也法者政刑之謂仁也者慈

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曰工官釐治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又曰惟皇作極極中也臣作輔民作基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臣工協衆民心鞏固也

惟先喆古哲喆道用寅哉曰聖喆之治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按漢書作政字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按漢書矣下有夫字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
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此僞私放奢所以爲患而當先屏也按當時如董卓鳴鐘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爲
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雄據天下僞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睚眦之
隙必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寃死私莫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
華車爪畫兩轓放莫有甚焉者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珠玉錦綺奇
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傕汜擅政曹操柄國率田一執海內成風效悅
以爲言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作性字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
書作勸字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
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無生之樂教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
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
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飭公卿諸侯夫人蠶此
所謂興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作賈字
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治按漢書作化字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
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定好醜焉善惡要於一作乎
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功罪
準驗事實之謂也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切按漢書作功字善無不顯功得其跡也惡無不
彰罪得其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
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按漢書作回字惑
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
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
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俗本誤作形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

按漢書作化字其刑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重者鞭以治之輕者扑以撻之扑榎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虞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刑不能以處君子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辱不足以治小人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塗路也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

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遏寇虐詩民勞曰式遏寇虐俗本誥作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桓公曰國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按漢書作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吉人則惡無所懲而為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按漢書作國法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四患既蠲五政既按漢書作又字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無為為之老子曰為無為使自施之無事事之老子曰事無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不嚴而化一句垂拱揖遜按漢

書作讓字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惟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一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能進者三曰不任有進而不能任者四曰不終有任而不能終者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

八曰以姦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者不過以小怨小過小失姦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而已故歷言之以足十難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皐陶謨曰百僚師師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言百僚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所謂治國之風禮俗不

一教化不治不能大同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攘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如水之流也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不統于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逾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以遵禮者為勞苦以守法者為執澤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苛謂法令煩細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

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互相欺蔽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已偕相闘皆爭權之類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臣無納忠婦言用政由房闈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曰凶短折一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故先王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所謂官師以成之也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情訊以寬之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

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朝市
以共之周禮掌四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
朝市以共之也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徹
縣愼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愼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
德德可釋也三曰勸功功可獎也四曰褒化化所關也五曰
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
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卽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

夜以安身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朝政聽圖政也訪問可否也脩令
念所蒐也上有師傅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率圖日三
公蓋參天子生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下有諫
臣大有按有當作則字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
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俗本誤作迫萬物之本在身
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
四表定矣身備家齊而左右內臣正人則內正立矣四表四外猶言四方也四
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有一言
而可常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乎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
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謂不思而得
不爲而成執之胷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守約
施博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偹一也豐約
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偹樂不同其貴豐而逸賤約而勞者分味賤上
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
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民爲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民則上不盡
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
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下民饑而上備膳
下民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

美道五典之類美物五數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年凶眚禮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耗府庫空虛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金流水升喻民治也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曰冶消也又爐鑄謂之冶尸子曰蚩尤造九冶又鑄匠曰冶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子貢謂漢陰丈人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悅所謂機蓋是類也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凡常也善立教者急可使賢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科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矣巨跖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善立法者貪可使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乘舟又不能泅所謂虛入水也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

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大無智能所謂亂與荒也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爲之限使不得逾分界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言民可使不越可使無情欲也不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上既正則民不禁自正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不推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謂

理之源斯絕矣（先禁其身理之源也）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應於釣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馬口勒也）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非所以驅雞也悅之取俞卽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呻爾）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過南過北飛放者皆不循路入門也）志閑則比之（比近也俟雞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此之食之驅之驅也）不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卽悅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不得巧詐而取也）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已）天下以聖王爲樂（如帝堯之世天下大和耕田鑿井歌於擊壤立我烝民謠於康衢是已）凡主以天下爲樂（如履癸傾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糟隄以爲樂者是已）天下以凡主爲憂（如夏邑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是已）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屈已而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已而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必享其樂）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民憂則凡主必至於憂）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不登欲非位不厭讎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治世之位眞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二曰）

事順二十二字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當作則生逆矣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不順矣心亂苟順則逆忠逆忠則不順矣職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不順矣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辭文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六者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詳施之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吳郡黃省曾注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

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内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内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乃渡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具貝玉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卽約之類以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衰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

靜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皇秦之時不同故敦弊不同山民樸
市民玩處也山市之處不同故樸玩不同桀紂不易民而
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桀紂湯武之政不同故治亂不同
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蒸庶鮮少機智不生所以至敦皇治純
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為而化繁苛不尚所以至清矣惟性不求無
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

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
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諸子殽亂之言崇聖典則
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
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物二者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愛譽取乎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
賢能之虛實猶概量較來粟之多寡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
職者考其績詢事驗舉省績察職賞罰夫實以惡反之
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

盜況尺乎繼惡細善不可闇掩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
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偷惡不可掩也若
亂之墜於渙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未子曰舟之萑流猶渡
者渙匪內近水之處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偷善不可偽也故有事考功有
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公謂三公師傅
保也卿謂六卿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
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小能其職

以極登於大故下谷本誤作不位競小職有登則下位競修其
業矣大梡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大任有墜則上位慎
其其職矣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屋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尚可何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
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
紬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紬則降所以
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
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食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穰苴撰兵法三卷秩比博士六百石也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拔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詳見周禮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按俗本誤作按五按者一

曰屯騎二曰越騎三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駕鹵簿五校在前是也大統於太尉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建武二十七年復爲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興省之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

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爲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外州舊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爲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曰時制而已三制隨時所定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

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世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權柄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御民非所以強榦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言監御史愈於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

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孝文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又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箠令此言肉刑極死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生息矣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後刑或先刑後德隨時所宜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過佹耳教初

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從宜於簡略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漸而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漸而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責備焉是謂虛教也未可以密謂之峻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求密焉是謂峻刑也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責備則教以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密則法必犯莫不興行

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備飭則教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之則人將倚法事殺亂滋生矣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生避而報之殺所謂有禁有殺制之以義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斷之以法徵法令則殺人者死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

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此言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毋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闘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闘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者無罪未避之前但知有復讎之義而已故報審生之避而報之殺既避之後則有

王禁在焉報者誅之故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
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
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詩見周禮孟子王制漢之祿
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夫祿必稱位一物
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
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潔白者窶貪汙墨者富美
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
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

如何今謂獻帝時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
澹澹古贍字給也師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
祿所謂相贍也參必也正貪祿黠吏汙省閑冗汰冗官與
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
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董
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
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
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
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言專地田非隆古之與而井田廢久
又非今所可行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
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
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
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一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

莽郎龔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
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光令復五銖錢
與天下更始觀此則五銖之制宜便於民久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
時廢者物乎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
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句虛矣其
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
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日散日虛日積日集
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
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

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
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正銖貿遷
不足以匱近寡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
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廢故易由
易散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
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
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
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
緝熙也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而後行之驗動不可曰然則收而

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
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
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
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五銖以
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
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
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悦之言驗矣
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旱癘疫之役郡祀有闕不
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
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
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今祭禳月日禱祭正月日解祭者太守
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廟三十朐縣次傳從京師衙廟在廬江潛縣華廟
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廟在河南滎陽縣
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
縣所嘗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也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
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也若以郡祀則禮物宜

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
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事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
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
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
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
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
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

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
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鄭氏
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攘移之太
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
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丞掌
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
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離

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天
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月朔歲首
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爲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
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
年歲首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後以頻
省惟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其儀不舉久矣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
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按此當有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容二字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
師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
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
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
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
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曰女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
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持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
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
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廣
太學辟雍也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
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各謂眞傳古
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
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
沒而無間老師已沒義無所間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
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絶於朝野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藝文志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出有先後之類也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曰天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學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諭道羅諭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赦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汙之後不得已而行者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

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傕等六月陷長安己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數赦令也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

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之事所商論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動為春秋春秋記事言為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尚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至公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
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
盡則集之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脫誤
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
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
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主
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

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自撰顯
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
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吳郡黃省曾注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
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吉凶
謂先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格吉而濟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
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
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
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謂殷以甲
子滅周以甲子興也言支干不足忌矣
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都
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辰星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是也春
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虎當作尾之
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晝朝也龍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文會也魯僖五年冬周
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營而未見也鶉鶉火鳥
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
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曰官
府設陳富貴者位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
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
也市敘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府則爵不符貞良而入獄犴則罰不受以
前周應晉祥惟武王姆公能當之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

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辰謂日月所會自文猶至星紀是也周禮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
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
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
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
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祈請求禱也如祈年
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故精以底之犧

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
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
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
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避將焉之神不可逃神寓形骸逃將
焉之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
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葢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
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
亦參相敗也行謂修德為邪時謂亨期厄會所以應人骨體之善惡者其
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實死誕
妄不足信也聖人弗學揚故曰聖人不師僊非惡生也終始
運也終死始生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性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
必有終自然之道也短長數也短長謂年之夭壽運數非人力
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

俗海外南經焦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僬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以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史記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聖云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況壽言壽中俊傑有彭祖也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僊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此二事傀怪異平中所親聞見者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否則不宣過則不潛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滯也謂血氣集滯也百度百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以中有屈以虛有蓄以外有內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宣其氣調其體平其神則得其和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關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陽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

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爲呼氣入爲吸）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莊子曰眞人之息也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氣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巳虛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元陰極則凝元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

不能爲春故俟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存吾春謂順養其生氣也）藥者療也（療治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謂灸焫也）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樂仁者壽）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

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咎徵惡行之驗）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顏回子淵年三十二發死冉耕伯牛有惡疾而卒揚雄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歲齡雖短而天和不害無殘賊致天之行故曰長亦在其中矣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爲慮而當務脩德爲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卒

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毋怪乎世人疑爲虛誕也）曰傅毅論之當也（傅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考其傳無論黃白之說意亡矣）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歟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丹砂爲金河車作鉛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世之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桓譚張衡輩常發其虛僞矣）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

發其僞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常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辯讖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而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爲叔父所謂辨讖即其發僞之書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巳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巳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羲農軒轅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辭富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之類是也）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有用謂不虛有典謂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僞在上者如是則辯僞鉤讖之說無所肆其矯誕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大明曰明明在下）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蒸庶但知鏡鑒而已）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桀紂不以前鑒）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幽厲政亥不以人鑒）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故君子惟鑒之務（務於前鑒人鑒）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檢押猶法度也）

言法度之昭當充左右也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字有閒缺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先入齊高傒立之是爲桓公衛姬色妾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清密姬宋華子也非愛也任之也言桓公非親暱管仲欲其擠寄國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心下爲膏肓鬲也二豎不生兹謂心寧省闥清淨燮孽不生兹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身畏二豎國畏燮孽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可謂愛民矣如子與子等耳如身與身等耳如三君者輕身重民然後爲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古者立國天子諸侯大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言三君者之重民爲欲奉天命以保社稷也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

人非下愚（下愚則不移）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曹交問）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秅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肯爲桀紂）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廼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相后懷娠乃奔娠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

雊祖己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召公之室也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夫差二年吳王乃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至十四年句踐伐吳虜太子友二十一年越王滅吳夫差自剄死）子之之亂彊燕之徵也（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

（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事君）不已則奉身以退（不可則止）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貶下也）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靈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義當申則申義當屈則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四公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廷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兄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所謂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夏門亭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所謂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尚書鍾離意也顯宗自任微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獵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

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此所謂非笑唐虞也）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傅太后元帝倢伃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賂趙

昭儀陰爲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爲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爲太子是爲哀帝帝即位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太后父同產弟子孟子喜中叔子晏幼君子商同母弟鄭惲子業俱封侯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后語至謂之嫗陋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歸定陶葬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爲庶人是

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窮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喜惠言屈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祖說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孝文帝不愛千里馬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循吏傳敘曰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可謂難矣言三君者以規獻帝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謏而殺之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其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曾孫病吉數敕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至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蘇武之執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爲典屬國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者今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衛武箴戒於朝武公和釐侯子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必恭恪于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勾踐懸膽於坐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厲矣哉言此故獻帝勵志以再振漢業也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夫人也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帝見益疏憂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爲太

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未幾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趙昭儀不幸不失命

元帝始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成皇后趙飛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儀居昭陽舍顓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

栗姬不幸不廢

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

鉤弋不幸不憂殤

鉤弋夫人姓趙氏昭帝母也進為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鉤弋子為皇太子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夫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

非災而何

言戚氏昭儀栗姬鉤弋所謂否則災也按靈帝何貴人其有寵幸性強忌光和三年立為皇后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後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鴆殺美人及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弒弒之悅以美人獻帝母也不得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為鑒戒

若慎夫人之知

孝文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班婕妤之賢

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婕言接幸於上也妤美稱也班婕妤者彪之姑況之女也入後宮始為少使能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婕妤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譖告許后婕妤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以善對免因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明德皇后之德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為顯宗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撫育過於所生後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邵矣哉

邵高也言慎夫人班婕妤馬皇后所謂德則慶也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

公於四海覆載之度

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

私於一己形彰之見

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君子所樂

使遠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審急者無敬故不可以成禮

憂者弦歌鼓琴非樂也

愁感者不知故不可以為樂

禮者敬而已矣

揖讓百拜云乎

樂者和而已矣

弦歌鼓琴云乎

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

逆君從道所謂違而得道者

違道順

上謂之諛臣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忠所以爲上也
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
在上者必察乎違順謂違上違道順上順道審乎所爲
謂爲上自爲愼乎所安謂安心安身廣川王弗察故殺
其臣廣川惠王孫去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怒大逐之內史請以爲
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楚恭王察之而遲故
有遺言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呂錡射恭王中目敗於鄢陵
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申鑒卷四　十二　文始堂

獲保首領以殁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此所謂遺言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文學遊
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
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
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缺字五城重
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
之至矣故明王愼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
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

谷風生鳳儀于韶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麟集于孔哀公十四
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
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
皆以爲應孔子而至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
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
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
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
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

申鑒卷四　十三　文始堂

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
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
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
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語文晏子亦
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
晏子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
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所引按後漢劉昊

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闇僞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爲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固不可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之神哲尤不可不瑩）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眞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質實也主也）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乎（誠格幽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正通上下）事實則功立（表裏相顯）分定則不淫（思不出位）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

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此喻爲不善而有才者)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於適楚北轅)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爲善而有才者)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體用兼全故聖人貴才)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若使有智能技藝而不本於德末之尚矣)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字)矣(此所謂合而用之以才爲貴也)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之以行爲貴也)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反觀內省神明莫逆自知易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寄意深心術言飾行知人難也)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於自知昧於知人)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昧於自知明於知人)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辨而自知爲急也)用已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行何貴之有)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權不如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辯不如訥老子曰大辯若訥)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文不如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博不如約)莫不爲道(道當作大)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缺字)之(缺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誇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六經)謂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道而惟聖典爲至爲奧爲弘也)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爾雅曰九達謂之逵謂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所不達百家則私蹊曲徑而已)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川不可

窮測理微謂之妙奥發天地幾宜鬼神數博謂之包辭兼費隱
義微上下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要而不得章成謂之文炳若
丹青光如日月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仁故不憂審物明辨
故不惑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不懼若乃所
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
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子之說
以氣言性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

也吉凶是也吉凶貧富貴賤壽夭禍福之類此亦以氣言命夫生我
之制性命存[redacted]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
斯承否斯守[redacted]吉凶無務焉無怨焉富貴無務貧賤無怨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爲勢位所覆故乘富貴之命而驕則踰
節陵分之事與矣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爲濫寒所通故違
貧賤之命而濫則苟且邪僻之行作矣故驕則奉奉當作承之不成
不成爭休濫則守之不終不終守否好以取怠惡以取
甚務以取福惡惡當作怨以成禍怨則不守不守則濫故口成禍
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
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
殊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今既曰命命無不善不當云相近矣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易繫詞文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
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之性本惡其善者僞也公孫子曰性無
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揚子脩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劉向曰性
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
者性必惡故曰相應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四凶共工

驩兜三苗鯀也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干也
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周公
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
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
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爲然韓子
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
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
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

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卽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情當作神）惡非情之罪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情之惡本於性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食飲）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此復申情獨惡之說）不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此復申性獨善之說）不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易繫詞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詞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易繫詞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好之是稱心也（詩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論語文）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

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
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
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
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
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
法教則爲惡者易故多　曰中焉拒曰法教不純有得有
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
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

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之於外遠則行而不返其下者遠
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
而抑之過於隱微行而止之禁於履踐與上同性也行
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
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
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
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
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

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
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
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訣渾合
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
俗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於照察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
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
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
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

恥能自愧恥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作矣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
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
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
君子愼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
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
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
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
張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郞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

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念蘇武於朔垂朔北方也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必無邪慝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必無故侈是謂有儉純乎

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若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字義也

申鑒卷第五終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黃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悅爲獻帝黃門侍郎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爲帝鑒及泄所蘊負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遭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遂憤激爲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據又皆漢事尤爲博洽少傅守谿王公謂其有感而爲者誠然哉昔揚雄自言所著太玄經後世必有知子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深知荀悅者與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識

張子全書十五卷

（宋）張載撰　朱熹註

明萬曆三十四年徐必達刻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本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張載撰。考載所著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吳澄行狀、稱嘗校正張子之書、以東西銘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見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一卷、文集鈔一卷、又拾遺一卷又採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為附錄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說西銘以外、與史志卷數皆不相符。又語錄文集皆稱曰鈔、尤灼然非其完帙。蓋後人選錄之本、名以全書、殊為乖舛。然明徐時達所刻已屬此本。嘉靖中呂柟作張子鈔釋、稱文集已無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軾督學於陝西、稱得舊稾於其裔孫五經博士繩武家、為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則其來已久矣。張子之學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為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萃已備採矣。

刻周張二子書序

宋儒中興吾道于開創則推元公而朱子稱之曰不由師傳予謂元公之傳遠矣來知易固不能知元公也易之初有象而無辭蓋五常九法之名未

立而易行焉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大哉易乎其象設其意傳其機微其言統緒以取是非斟酌元化者其孰能與于斯夫而世之畸言理言數者方落落乎游于域之

内也以是為見則覺豪釐而已矣周子起道州著太極圖及易通二書而四聖人之奥曖然揭之矐于中天令世之戴天者徒曰仰其大明而不見其有撤遮也圖之說曰無極而太

極動靜互根兩儀立焉萬物生焉而通之言曰誠無為幾善惡於是天下後世之學者始曉然知乾元統天之秘不在窅冥而近在當人今總之大要若道州者所謂入一悟之

門者也無以攝者吾安得謂之無有以顯無吾安得謂之有情僞之實忘吾安得以知取文辭之路絕吾安得以言述斯亦千古一大快哉當是時見知之士即毋如洛陽而關

西張子實与相上下至家著者則正蒙東西銘二編蒙之言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而得本于盡性之聖人蓋朱子嘗延稱爲以爲有當太極無極之

指此無足疑礙天地萬物之在太虛亦若野馬絪縕至雜于日中直法象爾乃至他日則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得哉若夫海水冰漚之喻非通于晝夜

之故而知者不及此矣夫子者猶特起百世之下獨以其精神命脉邈洙泗與羲軒假令羣游賜侍坐聖人閒無言之指當不疑何者而世且疑其説又或謂至有所迷

焉而疑至後是無異執權
衡者不知有捶鉤而泥尋
尺者不知有運斤也吾閱古
之擇善者詢于蒭蕘在
下之禮鄒子之官莫不有
文武之道而學者頗欲自

閉其四通六闢之塗以是而道
吾不知矣吾願後之志道
術者將不信於其説毋務以
不信為中距姑存至說而深
惟之將有信于其説毋務以信
為先入姑存其說而深惟之

易固有言同歸殊塗而周
子亦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神
司至符思睿至鍵豈無有
恍然見天地之大全者荀卿
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
統其疑孟非也而以稷下曲

士固當吾友孝功徐德夫有
味于周子之言併取張書合
刻以傳可謂知統者矣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掌翰
林院後學劉曰寧拜撰

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序

自子輿氏後學絶道喪者千五百餘年周張兩先生崛起有宋之世蓋濂溪於洙泗稱承家肖子於洛閩稱剏基王父云而橫渠則固其介弟行也濂溪提綱啟鑰首云無

極而太極而橫渠云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非所稱造車于室不謀合轍者耶夫吾身一天地也繼之者善徧體萬物而非有遺也將來則進成功則退何有於我此無極而太極之旨也

皇王得之故不矜不伐有天下而不與五伯失之故三歸反坫栩栩焉足已自封成周猶在得失之間乎召誥洛誥諸篇大則幾矣化于何有孔孟得之故天地位萬物育而無聲無臭自若也親親長長以平天

下而不加不損自若也佛老失之故不謂有生于無即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而世儒或竊其髓以附吾道之影遂有遺棄事物屏黜思慮專務靜虛以完養精神者矣有味乎紫陽之言此理自來實無形

象故曰無極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在講學應事外也而何世儒見之邊也蓋嘗試二者而衡其弊滯于有者認生為得認死為喪認杯酒局棋皆天地間不可磨

滅之事是以胎中不勝膠膠膈膈而酌之易盈取之易竭然其弊止于一身于君臣父子之際猶無傷也淪于無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而僥倖頓悟謂晝夜陰陽皆不足以累其心謂魂魄知覺即是

己性無其惡併無其善遂以過為不礙事障可弗改也以善為動用即乘可弗遷也以窮理集義為支離而主敬讀書皆可廢也其歸卒以山河大地為幻妄以君臣父子為假合其弊不胥中國而夷

之不止吁出奴入主誕信相訕其賊道可勝嘆哉君子欲激其波而迴其瀾胡不自吾夫子折衷之也以夫子從心不踰必自立始而曰不知禮無以立也然則入門次第斷可識矣是以橫渠學大原篇專教

學者且須觀禮又曰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于非禮勿言勿動勉勉者勉々以成性也旨哉言乎夫成性則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神則無極而太極之能事畢矣故不窺橫渠之門而欲邃

闖濂溪之室吾未見其得也嘗考二程親受太極圖于周子然未嘗言之其論張子清虛一大之說亦曰使人向別處走而獨于禮教深有契也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嗚呼二程先生憂世覺民之意豈不甚々切々乎哉蓋必連少讀太極正蒙而不覺目眩心駭徒望洋也已求之通書西銘間猶迷津也又已得張子禮教之指而于濟渡杠梁少有悟焉循而守之差可觧過

遂推原程子之意而合刻之濂溪書太極通書外僅詩文尺牘數首其餘紫陽時已不傳橫渠書甚多今止得二銘正蒙理窟易說而語錄文集則止得呂公柟所抄者其散見性理近思錄二程

書者稍採補之遺言則曰拾遺遺
事則曰附録掛一漏萬不無望
于後之君子
萬曆丙午四月望檇李後學徐
必達書於銓曹書院

張子全書
總目
一卷
西銘 東銘
二卷至三卷
正蒙
四卷至八卷
經學理窟
九卷至十一卷
易說
十二卷
語錄抄
十三卷
文集抄
十四卷
拾遺
十五卷
附錄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

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厎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

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巳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全書卷之一終

張子全書卷之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正蒙一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倐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敎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天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與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

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狥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亾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
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
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

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
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
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
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爲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顔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顔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顔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為山乎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

[illegible]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張子全書卷之二終

張子全書卷之三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巳以安人修巳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愜於天下

正巳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巳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巳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巳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
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
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也公上作生以脩日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縈繫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野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槩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手也沒階趨進翼如此翼如鳥舒翼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于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

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王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王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安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

化而歸厚矣

虜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

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借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樂利非樂忘樂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孰不得反亦理也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諭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人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

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

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爲附決内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旉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益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睹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二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蕩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者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勺）

與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素紛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采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嘘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今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假于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芩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旛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王在遠者喻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巳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巳故次五事巳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巳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

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犆以物薄而祫當從舊)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烝嘗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般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幷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幷高祖干祫

之（下於之乃當祫所祈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祖及之而不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細注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

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與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衰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與東銘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聖同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淪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

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為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張子全書卷之三 終

經學理窟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祝

之且十人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醫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祝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咒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

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故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

土基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

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以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

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棊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

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楊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楊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蕭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閒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閒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
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
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
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
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
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
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

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
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
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
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
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
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
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
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閒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閒者或已受之民徙
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
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耡粟助貸於民之粟或
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閒粟貸之得其興積則平
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益迫近王
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
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
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
郊之宅有征可知
耡粟興耡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閒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閒而未歸空土

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
考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國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
稱國廛在國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
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使削外
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國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
力則棄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
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

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
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
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
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
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
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
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
田萊五十畝比達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一
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
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
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
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
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
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
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
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

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
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
言學文王者也
蝃蝀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
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

言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

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

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子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羑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羑里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係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

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

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

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己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

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項與一閑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兒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巳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子全書卷之五

經學理窟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

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

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祗出人鬼可

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宫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于或避諱為徵久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黄鍾黄鍾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為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

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如為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為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

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
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違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
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
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
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

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
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
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
止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
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
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
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
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
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
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
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
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
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
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

人之迹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
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
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
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
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
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
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

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行室則有奧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猶識鹿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

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
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
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
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
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
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
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
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

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
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
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
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
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搐搦則動舍之則息一日
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
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

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
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
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
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
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
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
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

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
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
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
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
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
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
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
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
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

之間自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
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
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
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
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敎此皆變化
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博之以文則
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

則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
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
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
念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
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
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
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

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
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
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
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
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
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
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
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

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
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
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
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
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
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
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恭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爲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

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顔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其事只是誠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張子全書卷之五終

張子全書卷之六

經學理窟三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

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碁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

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

須自作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

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顰眉以思巳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巳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 脫文處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巳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同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巳之疑明巳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畧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巳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巳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巳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

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

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

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者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蓋至剛大必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聞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剡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爲聞也

愛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愛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

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

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由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炎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病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太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面舉之

張子全書卷之七

經學理窟四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凡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塲閑言長語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動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

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言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

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已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已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為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在饑

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眞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

用利用利郎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

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踈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

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覩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盖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驕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

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台不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當爲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

數日粮既有食役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甘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柰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柰何或以為自尊大亦不柰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冕通裁寛袖須是教不

可便用

某既閑居横渠說此義理自有横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内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近使家人為

之世學泯没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遠䟰

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

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
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之七 終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建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

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
殺以明尊卑親疎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
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
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
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厥矣
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
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
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

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
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
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
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
則偏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
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
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
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
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
脾骨并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
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
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
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
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
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厥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
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祔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
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祔祔時則不
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
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
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

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旣祭之明日求
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賓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旣以
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
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
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
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

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
祧者當易檐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
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
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
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嘗
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
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旣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
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
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處其位以應西方之
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
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
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墠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
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
旣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
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
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旣曰鬼饗之又分別

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旣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
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
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
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
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
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
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

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田之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愚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愛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

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泰社王社王自立為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

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朞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持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

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殯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然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筬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以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

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特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

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感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只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歲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疎屬爲之後

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歿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歿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

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

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畱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縓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

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卒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

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煅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三年治喪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
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
功衰未衣麻衣也

持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子全書卷之八 終

張子全書卷之九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易說上

乾

乾元亨利貞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正也

貞者專靜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處陰故曰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雲行而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之行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正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爲時各不同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不一則爭競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亦言天行健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極而言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通言乎聖人之德聖人之性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

位之者皆造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逾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與耳者同能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爲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大而

得簡易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溥化龍德而見也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不暇及人者也

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說乎豈好辯哉乎不得已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德溥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
其業
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
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
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
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涉義必精此君子
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
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為
邪故進退上下惟義所適惟時所合故曰欲及時
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
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
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
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一章止為飛龍
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
上者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
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而自喪之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
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
天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顏子未成性是爲潛龍亦未肯止于見龍蓋以其
德其時則須當潛顏子與孟子時異顏子有孔子
在可以不顯孟子則處師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
顯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時也九四曰上
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爲邪
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
之自无不利非爲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

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誕先登于岸也
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爲誕
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惟
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
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
不恤其他誕先登于岸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
或謂造爲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
是天德也聖猶天也故不可階而升聖人之教未
嘗以性化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神
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

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眞人其辭險窄皆无可取孟
子六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上九亢龍緣卦畫
而言須分初終終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
之理聖人之分則安有過亢
易雖以六爻爲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求也
乾初以其在初處下況聖修而未成者可也上以
居極位畫爲亢聖人則何亢之有若二與三皆大
人之事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
此則是聖可階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
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

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於有害三四則皆時
爲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
不論時也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
而升也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
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已實
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爲者不過
大人之事但德盛處惟已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

而已故於此又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爲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已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爲聖如禹之德斯可謂之大矣其心以

天下爲已任規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於吾无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眞仲尼須自覺有殊在他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爲賢於仲尼者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爲心常以聖人之規模爲已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卽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然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則必

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卽是實到爲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儻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於大以成性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

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以貞解情利流通之

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盡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樂之哀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健中正中爻之德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上以中正爲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六爻擬議各正

性命其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和且正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而不疑所以日見乎外可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能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浩然无閒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无體然後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以西南爲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爲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敎人者也

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

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曰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處之處也始離而終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有慶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

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中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效法故光

屈申動靜終始各自別今以剛柔言之剛何嘗无

靜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有剛靜
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申動靜終始乾行不妄
則坤順必時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同善者有
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晚中間
譬之瘠之或秀腴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也幸
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惟知有義
理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以直內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已敬義一
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爲之實爲之故成
其仁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
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
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
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
雜也天玄而地黃
正位居體所以應黃裳之美
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
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宜建侯而不寧
往則失其居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侯如
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班布不進之貌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illegible]
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
也

待求而往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爲言屬
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
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易曰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
于坎入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
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
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

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著字雜著於
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時之義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
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
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
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
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也此時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
通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
教者之功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所私系用心存公雖不
能論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
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
也說一作終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擇婦而納之則吉

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

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幾厲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金夫二也不有躬懷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願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家之義同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

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需于酒食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爲惟於飲食而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

如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也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下體爲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辨直故小有言終吉 直一作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已應理爲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衆无辜被禍故曰邑人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爲他累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體健而比於三理爲不直故不克訟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行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雖鷹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大人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帥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柔居盛位見犯乃校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

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必原筮者慎所與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己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逆之不務殺也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

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爲濫刑故邑人不誡爲上用中此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一云上使中者付得其人也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反自道三爲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爲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爲柔制故曰反目

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爲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六四爲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攣如不疑則亦爲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終素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大君者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五不累於已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

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為大義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險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他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

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耻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於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

包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

包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能與人同未足爲正也

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二與五應而爲佗間己直人曲望之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

大有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redacted]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惟初无交故有害
然非其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無備則威如乃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無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

謙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止於下故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已尊已又悅已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處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卑又無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隱高於卑謙之象也

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又如言雲雷屯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多者寡者皆宜下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逸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正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裒多益寡无不盡道衆措皆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爲衆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豫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王者之樂莫大於是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不終日貞吉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吾爲豫之吉莫甚焉不以悅豫而流也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上九下居於初也故曰剛來下柔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吉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爲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

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爲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

九五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世而剛正守貞善爲衆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

元亨然後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弱而止待能之時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

以振民育德

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爲之唱是故先甲三日以蠲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爲事之唱法一作治）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

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處中用巽以剛係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父之蠱不能爲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已以
柔居陰失之太柔故吝正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
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
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
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
无疆
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爲之戒
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不亦
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臨爲剛長巳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利能
自憂懼庶可免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體順應正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
咎 正一作説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順命行中天子之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體順則无所遺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志在
於臨故曰敦臨志在內也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求神而薦褻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內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以爲教之本故盥而不薦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在上皆謂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也天不言藏其用而四時行神道如盥而不薦之類盥簡潔而神薦褻近而煩也

有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感何謂用感凡教化設施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皆感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覩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其在下卦之體而應於上故曰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體柔巽而以陰居下賓之必无過也故利（下一作陰）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我所自出者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家之政志有所未平也有君子循理之心則可免咎俯

視九五之爲故曰觀其生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
先王以明罰勑法
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乘剛而動為力不勞
動未過中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所間在四四為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
毒能以為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
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五為陰柔故喻乾胏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艱正
吉其德光大則其正非艱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九四上九難於屈服故曰乾肉得居中持堅之義
了危則得无咎也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
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
以示民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文明之德以貴居賤修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
苟進故曰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賁其須起意在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
後終保无悔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以陰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陰陽相因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為悔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悔一作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為物所貴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

剝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處剝之時順上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虛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三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剝陽又徒用口舌閒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獨應於陽故反為衆陰所剝然无所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迫近君位猶自下剝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剝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故以喻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為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者以其居尊制裁為卦之主故不云剝之也終无尤悠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宮人見畜為恥也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猶為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於下是終不可用之也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

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爲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象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爲靜而動天則无心无爲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已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先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爲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靜也閉關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故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民后不省方如言當庶優暇不甚省事又明是繼文之主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祇猶承也受也一云祇悔作神祇之祇祇之爲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亡不可使成而形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所處非位非類感自危不能无吝 吝一作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柔危之地以從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性順位中无宅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剛長[illegible]不危

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故天災人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

無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當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育不以時害莫甚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爲物首則可乘剛處實則凶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爲説緣耕穫生詞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爲疾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爲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

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强學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惟能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着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蹤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牿說輻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爲絕何艮爲止止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故亨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已之方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畜養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頤求養而无恥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履邪好動係說於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係說於上一作係而說上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會拂經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驕則有它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動耳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爲心則撓乎下吝

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

習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惟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

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

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无復凝滯人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无凶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免成其功光大其志故聖人將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過中逃險而不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爲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險之極乘剛宜其爲所拘繫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蔽於博覽惟大人能兼而繼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剛處下物所願交非矜慎之甚何以免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爲德夭壽不貳
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覩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爲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哀暮故爲樂不爲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吉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麗中正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獲匪其醜執訊弗窮不戚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易說中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之爲道以虛受爲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脢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爲言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爲咸也咸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

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居則吉遯則凶以男下女爲正咸之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

也孔子以嘗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

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釋氏以感爲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不足

道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兌性悅未免乎

思以求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

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不恃以正則

有諂瀆之悔

感非有意咸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

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

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

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

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蓋爲不與物校待

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redacted]横逆

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

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

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

九五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

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 一无曰字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

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

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情天地

之心皆放此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爲常求之過深也故入

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 持一作特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係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惟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常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卦倒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

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在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

遯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爲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遠難在乎先幾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甚難故特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爲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爲累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壯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

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意思齪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為事業以教天下令夫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耻以為屈而不為耳不顧義理之若何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
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為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處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正吉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為陰累守己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外柔而內很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內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剛鋭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正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寛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進而无援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歷九四不爲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上晉爲衆允則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爲相反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晉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

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內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與三同體三爲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雖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爲巳用故欲拯闇同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與上六同爲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家人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男處女下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位爲過中則嚴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故王假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睽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
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
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馬復屈下惡
人能免於咎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
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乘剛遇敵輿衛皆困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
慶也
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巳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
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
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
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
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內外
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處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其美可獲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
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
　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剛中之德爲物所歸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與解縣同義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
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
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他變有
　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
　往則速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
　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于五則得黃矢
　之象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
　貪以致寇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
　卽解解之則朋信（當一作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忘義而貪故以喻隼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爲而然故事巳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以陽居陰剛德巳損故以征則凶能志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本爲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彙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巳亦可喜而无咎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爲九三雖爲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得臣无家咎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大川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

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當上之益修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爲藩屛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爲王者之佐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爲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

本爲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爲依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蓋上以益下爲心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

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爲文故又云自外來也

未嘗損己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
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爲德乃終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
行无恩以及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

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
暴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
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
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悅
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illegible]故必有慍
雖其有慍於正无害故无咎[illegible]君子之道綽然
餘裕終不爲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行止
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也易溺於所趨
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聰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
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

大行也姤之時大矣哉
[illegible]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於近則所往皆凶孚
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
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

忽於志不忘遑照察少之不至則失其幾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所係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之爲物根固於下瓜之爲實潰必自内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

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與渙卦義同故繇詞互見

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

聚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聚不以正私邪勝也

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爲宜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於物也 凝一作疑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爲衆輕侮若能啼號齋咨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

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爲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自信於巳與上合志而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與萃六二同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巳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

初六得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危之際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
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爲故以
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 際一作世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
不當位有與也
心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爲赤
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
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
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
用祭祀然非有爲之時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
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猶云
悔之悔也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
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
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

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
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以既出爲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
又以陽居陽克滿可汲爲五所問功不上施故爲
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遠邇皆獲其
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爲衆所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可嘉

也

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兌兌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約巳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始信巳可行故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

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柔為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

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為斑斑之縟革面而聽命巳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巳為褻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求

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為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
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
所期蓋未見夫子着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
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
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為意所謂有若
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為顏子之文可也

鼎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
以正位凝命

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柔率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
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惡多矣故所
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為革為塞固已路
而為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
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
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
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
塞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吉可
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悔

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此鼎耳之失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居中故其耳黃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

勁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
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
曰剛柔節也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之時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能懼而改行則无眚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眾陰之中為眾附比剛陽之德而以位陰故泥而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懼往亦厲懼來亦厲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保故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一有大懼謂之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故以征則凶能以鄰為懼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既附四已或與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為戒不待及身而戒則无咎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雖處喧鬧亦无害於為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猶有不容之意至於市井紛囂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入他人之庭不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之人從學之

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巳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寞寞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徙止其腓腓所未聽故心不能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於心故能艮其身咸之九四朋從爾思義近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者天地之施施一作始交女歸吉進得位皆指六四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可久之德難從无微之德君子不以責人君子以賢德自居不強率人待其心回故善俗自然一作不可推行无徵難從之德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爲水鳥漸進之始出至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非君子信巳而行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衎衎和樂貌飲食和樂不徒飽而巳言獲志之多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卦九三六四易位而居三離上卦四離下體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然相與之固物莫能間故利用禦寇也征不復者變爲艮且得位也如六四之得桷三四非正合故曰失其道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非鴻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然本坤之爻

進而爲巽故或得其桷居之可安也順巽則衆所與也故得所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无應於下羽絜无汙且處於高故曰漸陸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然泰道將終征將爲否故曰凶

三五皆乘剛必退反乃吉

歸妹與革均是澤爲大卦義不相干故革具四德而歸妹初不言德也妹者是少女之稱也對長男而言之故言少女先儒爲娣姪之義於卦不見於爻辭則有君與娣之稱長男而與長女是人之常也少女而與少男是人之感也說以動須是歸妹聖人直是盡人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常禮之終知人情之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陽處於上不可不隨故征吉以兌應震合卦之義常道也爻爲陽故能履非匹故跛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震動乎上雖匹而不至所以眇陽中故能視不援上幽人之正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陰本象征在上今六三反下而爲兑故曰歸妹
以須反歸以娣女當待年于家今待年夫家而反
歸故曰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
九四當速交而爲泰今獨後者三有所待也故曰
愆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六五同又於此見[illegible]
爲之戒也以其貴行故戒其滿以幾望（一作又於此見斷故之戒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上六與六三皆陰故士女无實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宜日中不宜過中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
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獄致
刑民不惑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陽爻

則蔀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
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
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
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斷夜見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絕去上六而不

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之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晦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

旅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爲取災之道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爲瑣瑣志窮卑

下不能大助於已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譽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

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
曰終莫之聞也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
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于武人之貞
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在牀下然
不失中道下爲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爲之使吉而
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論虛華過實者言
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
九二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
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武乘剛悔終可亾近比於

五不爲諂妄而又二三并爲所獲不私其累而樂
爲己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亾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始也
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
爲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
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柔巽過極難爲之下物不爲用故曰喪其資斧凶
資斧尚喪餘用殫矣

兌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亾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謟爲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與三爲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亾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亾故曰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援上而進惟求自脫于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爲心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于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爲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於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乃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乘剛在上若係于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

其難則可免咎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以苦節爲貞其道之窮必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見塞於九二故不出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咎之故无咎兌說也故能嗟咨取咎

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已之詔而天下悅大人過旣改則復何咎之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以剛居中得乎盛位優爲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正悔也必正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

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爲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爲衆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乎交如則威如乃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位以德致爲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係也順從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恤其德莫非巳致 一作惟敵是得故未之云乙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絕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 一作免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爲小過也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宜用過雖過正也

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爲以求安過於自大其跡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

居巳下猶不可過况其它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爲衆所疾非過爲防愼人或戕之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雖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

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爾故无咎若率起而往必危以爲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正當思奮爾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功且不能推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日西而東避其所應其施

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過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亾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

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有強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猶涉凶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以陽之德迫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也初處險中殺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任是以有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

原缺

張子全書卷之十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易說下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不見兩則不見易　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為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 直一作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消爍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知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靡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彖者言乎其象也

象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其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靜知一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

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
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
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
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
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
邊耳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
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
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
知有无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
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
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
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
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

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夫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
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
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
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
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
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付之无
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illegible]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
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
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為說說有无斯言之陋也在
易則惟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

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爲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爲已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

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
治一亂
系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
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
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
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
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
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知天之神庸

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
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
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
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
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
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
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
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極數之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
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

簡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
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
以禮爲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
聖人亦以敎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効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之爲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

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知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黙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巳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

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極兩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

兩兩 地兩效剛 柔之法也 七離九 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正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无筭不越於是陽

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

一地兩二也 一天三三也 三地兩六也 三天三九也 陰用 陽用 五地兩十也 五天三十五也

凡一二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九并參天兩地者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盡遇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時之數也

六七八九十 五四三二一 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
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
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
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
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
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
酢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
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
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
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
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
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化之於已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
化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
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
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
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况聖人乎
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尚辭則言无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
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
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
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
未至于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
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
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鼓
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

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敵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天下之理斯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

既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无无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為近无知

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无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性之流也

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為別

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謂之神然暴亦固有漸是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者
所感則化感亦有小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
又難專謂之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
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
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
心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

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
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麤至小之事亦
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
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
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
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
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知藏諸用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
往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

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取捨之故故
作易以先之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
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
異名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
陽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

一闔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
象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
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
其中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

後人謀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 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作書契效法猶[illegible]以圖書 一云猶河洛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
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
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 辭一作詞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
神爲之也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

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
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盡神
者與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
好歌舞爲巫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于鼓
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爲
言語其動而已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

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乾坤旣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
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
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
旣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
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

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
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
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
遺作圓
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故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者謂之道也形
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
卽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卽器也見於
事實如禮義是也
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
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一端耳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
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
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
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

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
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天之載无聲臭可象惟儀刑文王當㝠契天德
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
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
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
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
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

明乎神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

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爲聞見所轉其見其聞須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正明不爲日月之所眩正觀不爲天地之所遷正

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爲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有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爲物役

事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如爲黑爲剛鹵爲大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
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
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
變不類革之使民宜之也
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
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
通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君逸臣勞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
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
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犧
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
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
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
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知周禮則不過矣可
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

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有備則无患故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

過

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乖亂而已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

棟屋脊檩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檩爲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上棟也若指欿爲棟又益遠矣宇[illegible]垂而下故言下宇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禮成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

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一作備修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一作纇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酷智交養故序日月

寒暑屈申相感之義也

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申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屈申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精義入神養之至也

義以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絶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感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虚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虚以接物而有所系着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

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盆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

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義有精麤窮理則至于精義

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爲一故神通天下爲一物在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

大可化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illegible]

以蓋神化爲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

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申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有我所能勉哉乃能烱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浅心可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晴於事變者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
矣
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
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
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知幾者爲能以屈爲申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幾知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
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而斷可識
矣
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
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吉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
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
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
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苟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
也
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傚天卑必法地
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
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
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本
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
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

當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當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

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顏子心不遺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

[illegible]於知幾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爲感者絪緼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爲陽於地爲剛於人爲仁坤於天則陰於

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其爻詞錯綜而條理不雜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人一作理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

其事肆而隱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

曰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以至于極盡精微處也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諳識情僞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巽德之制也

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履和而至

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

益長裕而不設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息必誠如川之方至施之矣學之不勤欲自益且不足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

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

井以辯義

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

巽以行權

不巽則失其宜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

屢遷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賤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

要存亾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

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柔之用近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爻者交雜之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剛柔错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能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卽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illegible]健不耳何以發散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

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具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
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
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彖所趨
各異故曰情言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

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易言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
利害也屈申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
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
蓍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
得閑也起其用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
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
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
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
已

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
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
參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理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理
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
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
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
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
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原也）

致與至爲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

窮理盡性卽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稟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

天道卽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同意

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凡人剛柔緩急趨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知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

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雞

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

乾爲寒爲冰爲大赤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氷健極而寒甚也

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 明一作類

坤爲文爲衆

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震爲旉爲蒼莨竹爲萑葦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旉皆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

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爲赤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其燥也 一作且躁也

艮爲徑路爲小石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作且

兌爲毀折爲附決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止

柔者必折也

序卦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 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縕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故受之以屯

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蒙

蒙冒未肆 一作蒙穉者蒙昧未肆

需者飲食之道也

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坎者陷也離者麗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雜卦

屯見而不失其居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蒙雜而著 著古着字 雜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小過過也

過而未顛也

履不處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吉

大過顛也

過至於顛故曰大

歸妹女之終也

妹歸而長女之終也 脩歸妹

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爲易撮聚衆意以爲解欲時於人也化不可言難知可以言難見如日景之行則可知之其所以行難見也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其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巳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爲占聖人則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爲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上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爲疑少故也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

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爲有以何謂之无如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體觀其

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

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

其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爲德切於人事

有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既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生氣之生即是道是易

乾不居正位是乾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入德處不移則是道不進重滯者也動靜不失其時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張子全書卷之十一 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

語錄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上智下愚不移克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無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

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以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却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

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而[illegible]
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
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
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
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
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
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
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

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顔子亦在此
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
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黄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
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
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
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
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
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
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
子者然孔子巳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
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
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來一作）自粹美得
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
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
爲夢故稱孔子與顔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
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
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
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
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
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巳百人十巳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狥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狥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嘗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巳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大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為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巳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巳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

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上同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盡心題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寔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寔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

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
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
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
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遯
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
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
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
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

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
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
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
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
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
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
言自然別寛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

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
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
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
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
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
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
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
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
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
也大凡寛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

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
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
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
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
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麄則是
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寛褊昏明名不得
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與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
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
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寛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

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

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為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奚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眞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

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仭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

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

息咸伏而忽於志不妥逞眾祭少不至則失其誠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文集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刧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鎭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　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鍛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

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蓥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畚枠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徃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譟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明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徃之爾家（[illegible]）克施克勤（能行孝質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illegible]）無然皐皐（[illegible]）無然訑訑（[illegible]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爲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

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箴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吴莞念爾書訓（[illegible]）文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仁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貌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爾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益朝廷有待蕭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

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亾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憚而國力旣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亾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泰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

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據忠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蘊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卓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

衣食足取克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禆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旣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亾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亾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論之休戚使之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illegible]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

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捂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 闕其多少之畧此其七畧 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貸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秭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犯禁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

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右恤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錘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 均一作令 求其實而關步

高議謂小事無（一作小無事一有易字）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邇今之急急在治兵矣舉闕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備論實）

擇師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忽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為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補為朝廷危之（右擇帥）

師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師擇為宜師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為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為

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戎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鑿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讎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後（一作則一作安）觸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伴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避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

伏乞云云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别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為（一無為字）仁義為討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釁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叙陳將恐羽翼既成却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由（一作當國）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横山人戶為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亾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内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今日專輙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為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亾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不（一作憤）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别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令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𢦏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别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為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萠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為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覩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

漢軍民今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却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媺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適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

祚已亾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欵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秉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却踵前非羽翼既成輙修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縳送景珣并母妻却出一作至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覘如寇讎令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却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却有繫送嵬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怏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頼戎

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弊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若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一作安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菀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軍通判劉忼鞫邊塞監押党武與之説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卽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

頻觀邊陳此說不務艱難共事因以成功爲拓上息
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爲
輕發必候壁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
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
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
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
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掠往往不戰就降甘爲
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
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

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
今朝廷每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使占以誅
討順蕃熟戶爲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
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
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
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
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安有侵害則許令延慶
涇原三路議定搉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番爲永久
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
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

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
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
經畧司畫一第九
今據隣路關報及諸處城寨探到西界見有黃河東
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
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
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
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賊
一要見本州從來準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

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
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
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
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
人宜合將領蕃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
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
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

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
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
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
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隣路或隣州至時有甚
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
令各自供析斟量巳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
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

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
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
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
尋委恭詳可否審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
公當不悞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
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
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
團結隊遁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

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
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
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
求人數及夾帶微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勾抽
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
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
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白姓弓箭手如有拔硬
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

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
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
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
孜焉繼予手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
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
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皷弗躍兮麾弗前千

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今則吾豈敢惟帑已今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修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壤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閭闔天機未始休裕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生事役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岧嶤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儒游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倘中終日面岧嶤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勉道中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煙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

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病深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輯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

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知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亾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

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
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
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
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
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
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
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
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
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
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
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
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
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
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
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
往遜此志務時敏厭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
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
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
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
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

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
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
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
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
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

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說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禮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詩說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

肉刑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
其散之之久
横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象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横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横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

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横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祭又安能脫喪

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
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
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
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
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
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横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舍）

恭而安（張見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
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
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
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
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
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
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
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
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
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
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
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
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
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
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
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
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
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
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
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

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
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
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
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
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
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
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
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
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
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

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聽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鬭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

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

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肖向

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麄耳不如清

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蘢桄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

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

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 附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輯校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以上

見性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
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寛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
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
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
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
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
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
不然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

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
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
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
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
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
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
昔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
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
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
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家日虎皮出是日要又無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醇云子
厚却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氷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
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邪恕之對奏云張載臣所畏邪
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

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
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
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
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

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
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
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
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
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 一作和
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
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
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
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
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
無所見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
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
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顚連而
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

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
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
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
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
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
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
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
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
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
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
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
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
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
便易看
又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
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
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
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
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
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
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
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
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
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
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

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
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
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
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
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
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
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

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曰
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
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
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
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
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
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
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
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

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
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

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
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
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
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
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
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
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
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

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
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
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
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
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
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
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
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

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

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又推

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

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

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

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

事天夫其不息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紀聞）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眞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

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

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

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閒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

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旣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

不合寖不悅旣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
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
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
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
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
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
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
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
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

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
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
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
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
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
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
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
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值大
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
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其或咨嗟

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
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
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
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
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為能知之非
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
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
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
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
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
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
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
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

風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

沒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光

横渠之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此書不見于文集今藏廬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

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終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宋）程顥 程頤撰 朱熹輯

明成化張氏刻本

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沒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眞。（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謔語者不透須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日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棫、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稡歸一可知巳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

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以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輙筆錄之以為儀則範軌然得其識論之文者未必得其敘

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夫二子既沒之後門人編輯遺文以為文集又各出所聞見者以為遺書文公先生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

以為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叔子沒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子所生之

原缺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甲集

第一
端伯傳師說（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二先生語一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二先生語二上

第二下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二先生語二下

第三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illegible]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錄云）　二先生語三

第四
游定夫所錄（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二先生語四

第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次此）　二先生語五

第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二先生語六

第七
（同上篇）　二先生語七

第八
（[illegible]不與諸篇[illegible]故附于此）　二先生語八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于此）　二先生語九

第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于此）　二先生語十

第十一
蘇昞季明錄（昞武功人張氏門人也）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illegible]人）

第十二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illegible]）　明道先生語二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illegible]）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illegible]）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先生語）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條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皆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世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業元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遣表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疑誤在後）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在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伯忱毘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

師說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遺書擇此數章以其辭恐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以無名氏問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文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書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錫問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註云暢本參附昔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繹思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

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
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
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
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
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
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
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
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
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
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

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
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
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
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
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
亦悮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
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
使本立而知益明知道而本益固則日用之

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
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
綴非復本篇與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
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
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作

門人朋友敘述 劉立之 朱光庭 邢恕 范祖禹

書行狀後 游酢

哀詞 呂大臨

墓表 伊川先生作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張繹

奏狀 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
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
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嘗
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
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
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必各注其下以示

其所從得之大致亦[illegible]補[illegible]一
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
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
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
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右二程先生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皆朱晦菴先生因
其家所藏本而序次之者外
書十二卷亦晦菴先生之所
采錄者各有題識附於目錄
之下文集十二卷內大程先
生文四卷不著編者名氏小
程先生文八卷實嗣端中所
編其後二集皆出胡文定公
家而其父欽夫二先生於乾
道間刻之長沙學宮遺書外
書亦各梓刻並行于世既而

刻者不一在淳祐初已有所
謂麻沙五羊春陵諸本者歷
歲滋久板漸漫滅至元至治
宜黄譚善心氏慮其傳本寖
少復謀刻之且蒐獵二先生
言行允集所未録者别為遺
文遺事一卷又考程氏世系
圖并録晦菴先生辯論胡本
錯誤書與夫南軒先生題識
大程先生遺文之語悉附文
集左簡傳布當時迄今板燬
幾二百年矣學士大夫家能

存之者絶少而閩之書林亦
未有能嗣刻者以故四方學
者恒以不得讀其全書為慨
歎成化辛卯春弉奉勅兵之
命至瓊明年冬同年
國史編修張君廷祥以所得舊
本屬弉刻之以惠後學於戲
弉亦願讀二先生之全書而
未得者顧可以謝薄辭弟惜
其書多歷年所字畫嚙於鼠
而殘於蠧者頗多弉既不敢
補以臆見又無善本可以讐

校但舊以譚氏所輯遺文綴
於附錄并外書之前而以後
序二字揭於晦菴先生所辯
論手書之首通寘遺文之右
又以世系圖列於文集中疑
皆襲瀆者之誤謹按目錄次

第正之改其所謂後序者爲
晦菴辯論書餘仍其舊而題
其外篇曰程子全書雖然二
先生之語固不能無所遺也
其著於當時者宜不止此而
其散出他書傳於後世者全

於此矣學者有志於聖賢之
學幸相與勉之
成化十年甲午春二月丙辰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敕整飭兵備廣東提刑按察司
副使豐城涂棐伯輔題

晦菴辯論胡本錯誤書 向新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　近問承寄聲存問
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
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
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況
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
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
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
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
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
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
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
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
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
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
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甚有得此數處
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
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字
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
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横渠貴

父表弟問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
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
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
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
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
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
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
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
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
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
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
此誤况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
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令人先看一箇私意横
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
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
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况猶字本亦不是
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
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
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
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

此然猶從俗稱延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
定說得以一時已見改於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
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別
道論王霸劉子翬致堂胡本亦無乃此間録去有所
脫誤非文定之失但上仁廟書此間乎無後來乃
是用欽宗元寄胡文定之家說乃句此者以他人本
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
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
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遊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
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

三

於此者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
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
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
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
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
叔之子胡氏編語録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
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
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
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
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夫本原節目

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
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
元履至爲抱贖令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
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
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
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
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
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
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
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

四

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横渠
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
而妬道眞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
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横渠猶戒以自處
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
近此聖賢精義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
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云當
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
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
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

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鄙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十爲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送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矣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當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誤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逮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撕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

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徇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 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 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 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用心莫亦無

害於理否(上並同)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
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
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
及謝師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
義理之故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
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
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雖
孰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
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
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
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
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
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
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識害理矣
(句所見論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
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
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
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
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
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
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
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
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
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
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
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
也(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
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
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
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
諭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
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
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
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
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
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
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畫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
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

吾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
誤作等今便彊說爲 等其所闕之類是也 語句刊闕者須以意爲讀然後
字如晉書等不可曉 則不成文之類止是 皆 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
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
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
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肯以爲刊闕之句使
人爲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
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
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
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

序 九

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
來晉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
豈謂富識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
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
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
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
稍稍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
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
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
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 二楊建及門書見儀

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
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
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逮於先生之
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
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
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
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
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
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爲如何

序 十

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
以再三冒瀆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
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
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
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
因字等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
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
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
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

哉蓋古書姪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鮫審之姪云姪同猶也與情乎當時莫或疑而知之以袪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悟也大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
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
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
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
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
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
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
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以為
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洐
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姪字而注其下云姪書歐作云
洐不則云俯本洐姪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從
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尋繹之咎而先生之微音
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
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諭蓋來教但云姪
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
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昔求

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
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
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
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
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
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為不
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
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
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
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
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
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
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
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
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他日知不倫故
蓋有不可改者如蔡陞有對偶之類是也文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
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
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
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
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

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較然上文不可殊絕明矣
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
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舊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
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亦孰能止之似不必
强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
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
例正文作姪注云猶子一本作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
行遠屢來瞻晝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
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旣見當時書意之實又不

掩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覽即見區
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
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
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
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
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
敢妄爲主宰最爲賀等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
諭而不自知其僣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
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發
注求敎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增考也儻蒙矜恕不

錄其過而曾聽焉不勝幸甚幸甚上同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旣刻二先生文集
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
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
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
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
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
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
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

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皆淳祐丙午古汴趙師
耕書蘇鈔本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
已漫漶敎授王君汲出示五羊本參校旣精大
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遂之乃摸鋟于春陵郡
庠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
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illegible]之謹題舂陵本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
記考亭朱夫子家益類訪旁搜先後次第
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若獨二先生文集

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
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
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為泝
祭文之改姪為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
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啟與共父
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廣縣承舛習
訛末流波蕩之為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
所傳文集大率譚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
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憾其傳本淺
少悉為刻索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

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
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於遺文凡
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
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
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
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
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
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
舊版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
校續刻此其為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

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猶之往哲而不悖傳
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
門雪俱非苟然為之也烏乎元之之用心
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
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
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
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
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
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

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對問一卷信聞
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
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
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
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
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為書散出並行
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
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為遺書二十五卷
又為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
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讀蓋可考

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刋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爲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兹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誦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别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則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顔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彦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從心見其進也有進而

之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
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
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家著然又不可爲
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
論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
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
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
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
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
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
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
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
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
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方一作有
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
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

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
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
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
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
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
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
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
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
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
免此敝

三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
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之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
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
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
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
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
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是

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
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
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
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
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
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
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
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

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
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顏曰此
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
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
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
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
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
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
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

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
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
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
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
是一理也方是道莊生所謂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
方則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
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
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
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
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
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
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
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一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卻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

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皆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墓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荊棘殽亂杯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祓禮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竊聞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籲言趙渾嘗云臨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卻為彼盡似見得後卻云自有鬼神又卻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

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胥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疑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

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 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 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作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
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
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
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
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
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
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覓則用其一

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
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
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
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
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
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
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
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

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
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
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
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
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
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

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 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

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眞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

分之觀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
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
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
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
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三字又
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
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

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
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
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
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
物 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
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
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
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
足以及此[illegible]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
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
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 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洲有天地　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

頃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
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侍小白入于齊以門
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子二糾無糾去子
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
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微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
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
近有用力處 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

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
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
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說經論近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
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
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
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
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

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
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
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
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
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
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
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
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
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

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

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字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於本注云橫渠云心學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

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
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 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
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

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
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
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
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
著摸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
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
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
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
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其
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
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
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汙隆清
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
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為此學而陷

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
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
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二十九字上)其術(初本作佛學)
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異有有別發處者則當以此為正今從之)世上不
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
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
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不
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
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

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雖有憾時自即聞說卒不可遽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嘗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賛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本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一本云肯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下則可以周遍

者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微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狗也此語本集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

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
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
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
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
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
信後便不能亂得

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
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
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

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
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
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
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
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伯淳嘗與子厚在興
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
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
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
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

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
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
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
安得爲槁木死灰旣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
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
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
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
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
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
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
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
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
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
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
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
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練
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 尹子曰明辨有才而後染禪學何所

不爲也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横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二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

不顯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華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趣只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

從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〻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淺無以感動他天意此句思則如此然據今日

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

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甚一作）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

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
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
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
是性已失故脩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
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
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
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
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
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
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
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
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
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
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
是自私者也

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
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
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
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
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
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
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
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一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疑而達不可知之謂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
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
即事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
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
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覺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元本無不字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illegible]夫自是悠悠[illegible]

天民之先覺[illegible]以此先覺[illegible]謂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無道字

[illegible]下

命之曰易便有理[illegible]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illegible]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illegible]又曰卷舒[illegible]

[illegible]口說[illegible]出入[illegible]身[illegible]大抵[illegible]言
要入他[illegible]之[illegible]矣却此有理萬事皆出於理
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下一云下此元
夫[illegible]人[illegible]地[illegible]何以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揲了
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
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
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
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
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

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
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illegible]
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
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
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
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
為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
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
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
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
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
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
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
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
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
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
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
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

貞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
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思孟子學
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不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
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
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
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
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
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
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
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
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illegible]

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
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喪然尚
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
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
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
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
並生聖人及至[illegible]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
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卻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
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
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與充塞又
早卻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他說便亂
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
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
住是他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
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
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

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礙一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來又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熱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本坎卦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見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若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去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服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辨分明須待辨別心有存一作所識有難名之文

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illegible]）
（[illegible]）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
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
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
吾依本分事就上面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只
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
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
先從養生（遺一作）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
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
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
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
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
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
（未注云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全有云云下同餘見明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吾
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

以[illegible]為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楊時先知學禪[illegible]
恐不變也暢大隱[illegible]
未有所得也呂[illegible]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
底天祺自然有德[illegible]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
短處規規太以[illegible]為事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
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illegible]學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

天地[illegible]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
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
於[illegible]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
名狀
[illegible]與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
[illegible]至深今日（[illegible]）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
[illegible]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又一作從其[illegible]）
之[illegible]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illegible]
[illegible]釋氏[illegible]消理會大[illegible]却[illegible]
之從[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炳遂其節度使朝廷之誠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興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賾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不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無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

文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與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内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逆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之所

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卻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

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作寤寐有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
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
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理一作亦須待他心
熟便自然别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
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

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
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
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
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

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孑孑如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
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
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
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
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
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
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嚴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卻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卻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汹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只卻閑時（一本無時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下有此字非）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卻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伊之學[illegible]其惺惕[illegible]
白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illegible]不常[illegible]
論則以苦爲有詰雖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
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illegible]明洌則不能無疑
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
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剛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
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

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
林大節雖差魯然所聞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
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
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
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摧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
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
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皆是[illegible]之力也今不幸適復此
人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簡會[illegible]其功必不肯主這
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illegible]論須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爲學中以[illegible]又皆學春秋愈駭
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illegible]我得此大者則萬事
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
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
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一作地）

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
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
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記）

尚不發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機皆心把捉感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心無疾
道家修養亦何傷但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寓[illegible]
亦是他能[illegible]萬人[illegible]以寡擊衆而取勝[illegible]
蓋兵多亦不濟[illegible]萬[illegible]官渡而[illegible]
操只以萬二千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
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之
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亦因以此
亂之兵後間亦若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且自
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亦是
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
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
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
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負任
入關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
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
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

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
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一旦
及至精一於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
生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生
家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後
過金山寺為作佛事七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
水之妻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
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
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
相感通既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似貴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
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又將
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
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若獄以謂鄉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
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
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
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
也子厚以為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畏此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絶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黍考之須既一作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容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朞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叔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别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貞一作）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

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
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更人更重
有所要以緊[illegible]約則[illegible]已也一本通下章為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事以求聲而定敵人今日又不知誰
能為希文者

關中[illegible]今日親之師死而逆倍之却未見其人
只是更不復講

師旅之術雖自古亦無不倚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
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
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
省力且如秦運海陽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
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
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
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
用者知此耳

自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
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横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祭之墓祭一位[illegible]同
祭年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
情一本作呂氏一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illegible]若
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不契感疏
歉令祭祀只敬齋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
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
有[illegible]義[illegible]得一二他亦未遑也吾曾所急正
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illegible]而不知父[illegible]是也
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
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illegible]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
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有初起之中君子小
人[illegible]進不似今日剪截得[illegible]性不得
[illegible]直[illegible]悴害類畧去近道[illegible]舊日交
只改[illegible]者便於世事差違此道理不[illegible]甚正叔
[illegible]人有言之曰在他人則有追[illegible]故正叔無
[illegible]以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
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
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
情[illegible]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illegible]此理以其有

是理也故以是問（心一作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
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
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
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
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
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
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若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
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
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
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
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
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
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
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　若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　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　彼只是抛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
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
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
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鬧人馬之聲
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
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
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
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怪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
人所能爲也漢特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
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學）
（皆不必察[illegible]用心自[illegible]）（則害存此[illegible]雖克與人[illegible]何見[illegible]）心若不做一箇
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
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
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謂吾
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
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
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
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
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
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其他藏府有患則不曾養否）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
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
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
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
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
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
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
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
底道理一（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
口自然匀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
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
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
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
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做著已不能知却知
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
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
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
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
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水也著些天
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
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
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
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
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
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
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
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
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
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
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
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
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

下繫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下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過乎然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illegible]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今之[illegible]計之所收以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定有九人只十六七人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illegible]之政又有[illegible]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蒔種甚盛以決[illegible]有如夏衰殷衰則[illegible]盛[illegible]

衰推之往世皆若是也如一樹[illegible]其榮時亦有榮生亦有彫謝[illegible]衰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靧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之聲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

之則許大一塊虛空[illegible]虛處大不便也且粘搭雖多恐不能勝許多主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學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教喪處極多只有一件與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煖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

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一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

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太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illegible]如季子是也其言曰[illegible]歸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近則不可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必中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後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常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一本此下云舞蹈以節之）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〻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毅云當門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

如此正是子思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一有字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一作闊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數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一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

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
欲為百王之通法如語顔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
一寓之春秋有記[illegible]後別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
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
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
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也若已蠱雖管仲可

奈何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
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
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
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
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

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illegible]
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
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
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人所知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
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須是極妙之語

神無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illegible]
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illegible]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illegible]
某欲以金作器比卜方形作此謂金可以比氣不可
以比[illegible]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illegible]上下理亦
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illegible]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illegible]神為天地

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弒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嘗為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illegible]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一作弊）

忘敬而後毋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為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並不適

[illegible]明之理

[illegible]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illegible]

何處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illegible]亦得

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

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

況義理 一作理 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illegible]

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

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

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

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illegible]之光[illegible]路須得光照

[illegible]有為為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illegible]

[illegible]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一

[illegible]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illegible]

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illegible]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

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illegible]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

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

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illegible]
亦[illegible]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
公亦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
己武侯以天下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illegible]）（登第在云尹子言其詩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

[illegible]一則求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中吾[illegible]之際不能無
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illegible]無絕孫子不虞以保
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illegible]則未也光武之
興使雄不死[illegible]之事可見矣古
之所謂言遜者[illegible]之類非得
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illegible]亡不旋踵故漢
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illegible]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illegible]曰吾常夏葛
而冬裘飢食而渴[illegible]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illegible]為文詞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詞之藝則求[illegible]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illegible]而祖配之以冬
至者氣至之始[illegible]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以季秋享[illegible]物成之時
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識其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
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
[illegible]然[illegible]之詞已不同其詳令之
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
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illegible]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illegible]然達於外故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
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illegible]道固在我而不
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illegible]恐漢儒所
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是爲至舜之於
象周公之於管叔其[illegible]心一也[illegible]管叔未嘗有惡
也使周公逆知其[illegible]管叔之畔
非周公所能知也[illegible]矣故孟子曰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illegible]必有此事論其理而
已堯在上而使[illegible]之中豈容象得
以殺兄而使二[illegible]意而已
可也

[illegible]孔子為經曰天下果有經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讀書)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讀書)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讀書)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某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為有禮矣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

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鬭之獄今
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
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
則柔良者安闔訟可息矣（明道 一本連上）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
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
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
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
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
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
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
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
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
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
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
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
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
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敬一作）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
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閒非天
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
歸於肆恣（敬一作）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
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如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體一作要）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illegible]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分字一本分職兩字倒）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字）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然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贊字作替）則直養之而已

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

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順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又患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其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頻手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書天命書言天（帝字心嫌則上）

大凡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浩然之氣自是張牙作用立標以明道（一作見□□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泰而安（[illegible]）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賢夫沛然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擇之茫然未知所得　李明安

兄學疏終迫西郊 洛一作 卻相疑平生不相疑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稱皋陶 一作夔 時與孔子異

正名 養老　荀文若 封　魏鄭公 諫正 當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 一無自然字

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一本立人以下別爲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 一本此下云[illegible]利害不如便入著且之[illegible]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溫言厲佗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 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心氣定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一經只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拔擢聖人之貲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或作[illegible]

或第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智
忿懥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盡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
于誠（一本此章連下章自為一章提起次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一作置）些私吝心（一作吝心）在
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揭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一作勝處）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　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執）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一作有）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憑想着過要）
心當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
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纔生便是不應揚子江泝遇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懈意一作怠）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甚擊妙）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悅無害究澤有
相滋益處 一本自相益並作滋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識多感，是只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一作上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 一作進
涵養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齊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 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卻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五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華頭山老子說一稱二未和泰則是天地氣和十分
豈無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取其中以
中聲上生下生 一作以考
霜露只是之氣異乎雨雲
八月下雨尚往則氣散 先陰後風氣從風散
春秋氣為水土治發 一作始
草類竹節可見 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 一作象先 胎息氣 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嘗見其心 一作無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居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卻不見得樣
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
小有如是才識
天意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 一作無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illegible]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從性[illegible]與萬物同流[illegible]
與天地同流
去徒美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中爲不當且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從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設一作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
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
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非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illegible]
愼終追遠[illegible]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illegible]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illegible]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於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乎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
事雜亂兼無昏氣一作頗有此故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illegible]
君爲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
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illegible]
君[illegible]
根本須是先[illegible]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
[illegible]之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喜其心聖賢則去其私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illegible]前文[illegible]爲文若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合據[illegible]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可字）言敵亦是聖之時伯夷不敢於為已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告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傳錄）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illegible]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illegible]然不可為非矣不可[illegible]則欲遷為非矣[illegible]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illegible]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illegible]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illegible]畝三歲一耕[illegible]一歲一耕不易之[illegible]也）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二百[illegible]）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曠而居水泛溢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止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古之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illegible]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illegible]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illegible]

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
若具慶者可矣
令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
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
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
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縷為一勝斬衰三勝則是二百四十縷於

今之布為已細緦麻十五勝則是千有二百縷今
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
仕者為已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沉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
熟也
二經簡編　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此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
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受命之符不足恠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為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
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佗時可以堅
請出殿更錢此最一本有没字義
易文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子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

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緜蠻序不肯飲食教
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
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
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
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
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

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
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
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心生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
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
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
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
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
法國人尚取信其佗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
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其弊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
吾從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秉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
以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
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宋代之宜世者
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
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
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會之風俗
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
齊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
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曰恒弑君無君
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
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
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
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
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列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諂才）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
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
無過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
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
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大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二先生語七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使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一有得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彖象大象繫辭須用識相別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爲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illegible]）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

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則有著意無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矢夫持夬一作快）

事往往急便懶了

與奪歛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顔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

宜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聰不起（世人功消高者却是小懷先生大分字不足口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氣樸子何不可若有窩果子繫在他上便不

是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率許多事

不見小失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罷罡帥內郡發新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住（一作）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執輕易大凡長育人材且

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

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

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何

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

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

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如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入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

歸也

聞自所學便[illegible]

晉其書吾家[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止與之當再拜而辭

之

藥昏了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二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地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毁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政始末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若近者而後教
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
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强僭聖人豈爲
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爲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
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
道易已所爲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
諭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予少湯）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説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便大
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
則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耻辱也因恭信
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
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
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
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
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
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税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税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税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税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道者大天下
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一本作體）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
取之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
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
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
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
教人者唯此為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
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
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
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
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
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
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
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
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微
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
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
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
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
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
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
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

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
省其私已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
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時天下
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與諸夏之
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
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亦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言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
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雍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
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若仁矣則口無
擇言滿天下無口過惡所用佞哉若不知其仁則

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
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
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
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
有為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
也子路有志者之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
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
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
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爾
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
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
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
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
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
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
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
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
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
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
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
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
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奢則不孫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

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
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
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
乎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
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總使
為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
但告以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
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
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
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
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
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
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
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
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
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洽一作）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
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
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
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
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
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

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便懸石汙壺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家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員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經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僊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至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

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佗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嶽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只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一作有害一作有毒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

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簠簋不飭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所矢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儀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沉黜集應急兵人援其時雖將帥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念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

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迨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令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機度五百人過江且斫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捽其空機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度無糧以戍此謀筭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

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心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

子厚却願柰煩勉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著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

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
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雖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
西京也雖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
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
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
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
是其始爲邑不爲城墻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
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
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
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
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
理爲先知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以至於命儘有
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
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
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鬪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
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
闕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
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
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
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
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劉絢質夫錄

師訓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一之）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

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illegible][illegible]大任[illegible][illegible]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己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一本爲一體字下有[illegible]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 此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性[illegible]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

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
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
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

易無體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
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
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

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之動
爾
[illegible]名理 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illegible]若以人言之更之則[illegible]不識理也
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
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
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
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illegible]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中也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illegible]也已如鳳皇來儀百
獸率舞之事三代以下無此也
秦誓武成稱一月者[illegible]正未建故只言一
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
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
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之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明
星辰皆係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
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
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顧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

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
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
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
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
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

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
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
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
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
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
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
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
燔臺之事則過於勇矣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
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
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

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
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
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illegible]者改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
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

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為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察其所安安所[illegible]所安
[illegible]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
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知此則能無
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illegible]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渾[illegible]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
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
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
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
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
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
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

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
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
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
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
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
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
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
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
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
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
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
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
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
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
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

能信諸己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先生之門□□□

子貢之□□□夫子□至□大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

□□□□終之際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

自□□□□丁戊己春夏已□之氣已備來者秋冬

成物之□也故有所革□□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惟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之□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絺兮綌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

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一作其動也直）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
（一作録）其靜也翕（聚翕）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情性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不識不知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者狼前後停與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

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下日
興日正相類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
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
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
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
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

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
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
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也一作亦云富有常德行之理也
視聽以禮動作以禮其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
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吉也

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曰凶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若民者
不止其爭而救之禳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只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敬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illegible]
忘則無物
[illegible]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illegible]以至字事
不名
易所以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約一作近裏著己故切問而近思則
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illegible]千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illegible]

前也在事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此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
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
則屢中役億一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
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
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
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也孔子雅素之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
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
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知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
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
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
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至之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
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
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
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
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
而得之
[illegible]然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業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卻是脩道之謂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敎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

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本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得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見先生于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亥有罪若于旬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服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之字〕之害甚於楊墨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但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illegible]〕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佛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illegible]〕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録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作脩記己已爲治人人矣本）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施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詩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本吾）形而上者與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個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輟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徹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或云明道先生語

入關語錄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 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安有識得易後不已藏於密是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精義爲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 即一作 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

[illegible]在[illegible]格物窮[illegible]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一作聽受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變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對）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當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佗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佗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為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為數十龍不當同為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置

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别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别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畜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

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一本無此四字）
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
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
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
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
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
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自力所及見
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
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

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
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
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識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
與天地不相似以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
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
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
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
惟是動容貌整思慮（一作心）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

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
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
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
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
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
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
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
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
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
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
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
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

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
然持之（一本有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
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
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佗皆可推洛
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
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必所差分數攤在
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

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
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
這（一作邊）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
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
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
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
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
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曆之有形斯有
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亦知
何氣鍾於彼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
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佗只
是整齊（一作[illegible]）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
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
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
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
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
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
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
則是未知也得佗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
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抵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

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以一作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

懿於道得之更淵深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間暇終是二一無二字少功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一作盡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覔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也

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

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于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
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公平公平固在用
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
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為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
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
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
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
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
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
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
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

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一本有此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
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
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
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
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
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已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
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
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
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
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

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亦一作）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佗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而一作篤實不窮） 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以已）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絶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力一作）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

凡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
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
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於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
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
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
某處不安須說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
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敎者只爲於已
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
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
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
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
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
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
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
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
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
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
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
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
愼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
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
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
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
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
理二字細此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
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
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
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
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
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已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

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之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
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
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君君聽於臣父聽
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
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
不備周公之法齊旣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
苟且及其末世幷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
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欲（一作）以為之兆得可為
處便為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
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
討之計（一作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
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
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
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
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
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
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
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
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作）逆飛也倒逆
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
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
隕于宋而言隕石伯夷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
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
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
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
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
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
聖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
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
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
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有（一作）二言開闔已便（一作）是感
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
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
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
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
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
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
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
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
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
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
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
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
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

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
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
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
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
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
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
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
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

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
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
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
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
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
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
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
無氣化之人
四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

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
冬降霜雹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
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
如以金爲器既成則自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
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
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
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一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
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

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
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
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絪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
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
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曰

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
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
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
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
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
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
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
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

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
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
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
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
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字誣又作繇）之
言報則遺其重者幷人所重行宁廟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

鑑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
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
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
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
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
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
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
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
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
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
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為堯號
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
問及仲由為此便信此 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
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
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
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
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
以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

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
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
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
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
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
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
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
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
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
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
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
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
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
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
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
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

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
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
是終之始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
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
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
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本云古之人將其師傳故由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

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
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
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
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佗不
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

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
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
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
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
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
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

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
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
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
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
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
氣以助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敎者聚之
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
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
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

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
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
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
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
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
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
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
主故為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
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
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
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
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
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
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
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起）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
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
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
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
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於善言亦
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
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

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
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
是祭祀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
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
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
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
而不及（一本有）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

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稾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便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本有不字）信

説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徒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男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缾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

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則三卜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

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難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盡）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一作山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

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
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作
為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
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
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
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
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
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
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緼闓鏧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
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
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
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中無有不入禪學者
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
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
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 是敬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為患其甚善此論邇近却正
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
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 一作 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
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
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
致知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
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
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狥耳不可謂和和則
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
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
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與古人不藏
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
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
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賾（作之謂一）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illegible]介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果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很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卻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卻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劄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

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鄉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慣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卻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

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
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諸理也
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
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
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
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
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
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敎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

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敎
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
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
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
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
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
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
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

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
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
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
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
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
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
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
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
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
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
處便逡巡一本無便上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過云而益堅聞過則故何遠弟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
十項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

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以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

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聖如人所不能知）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

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

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簒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錄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別爲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及上帝以見皆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一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必須計會祭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
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
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
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
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
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
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
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
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
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
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知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
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
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
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
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
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
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
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
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
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〻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

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豈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illegible]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

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者一箇不行[illegible]有此心[illegible]
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illegible]告原憲
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下[illegible]再發問也孔
門如[illegible]後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
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
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
可以[illegible]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
謂[illegible]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illegible]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illegible]而生[illegible]
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illegible]
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
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
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
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誠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
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
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
功否曰恕字甚大然[illegible]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
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
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
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
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
歡愛如此者安能久皆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
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
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難無終既無首

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
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
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
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
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
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
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
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
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
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
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
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
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
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
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聞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脩人
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
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
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
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
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獄司理
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
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
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
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
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
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
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
陵後來既知學便卻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

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深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
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
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
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
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
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
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

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
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
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
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
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思一本此下云或一事或[illegible][illegible]

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事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
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者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
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
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

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
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
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
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
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
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

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
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
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
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
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
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
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

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恐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着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有信旣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旣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強勉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知道已下至此十九字作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恥可恥也恥之如何亦

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illegible]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

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涵養不得[illegible]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尚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川語劉質夫錄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若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

那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繫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徑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它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為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為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卻無事大意卻是在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自以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

管窺天未見星斗粲爛便謂前未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

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一下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則仿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因問王子真事陳本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常言庵中坐却見庵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為况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麽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如何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卻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禪家說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回生死卻

為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虎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卻自住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滅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滅底自滅自不相干也

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此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問此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卻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

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横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塋）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

[illegible]

[illegible]…下嘗…水…人也

…君乎…君可也

…能知得如妻…忠不足以信之…

…明智不足以破吾說…是之意…

…此則未然若是…相知可待事…

也蘇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乃是上知之

曰須看此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

…何更須洋著未…上…之又說一…

…當面須如何商量…今…若是…

一…也凡事未有…更切子細反覆推

…方…

人之於寤寐猶天之有晝夜…動靜開闔之理也

如寤寐須順陰陽…得明…寐何也曰人寤時

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

問…何…曰魂…魄…魂氣歸于天…

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

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三帝三王為盛

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

下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里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

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壞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
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
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
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
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
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

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
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
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
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
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
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
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
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
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
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
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
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
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
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
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

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
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
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
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
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
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
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雖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曰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

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

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若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

■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只）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

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性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

他豈不可移却被他曰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
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
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
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
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
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
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
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
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
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
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
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
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事物自然見得
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
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將論孟之書亦
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
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
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

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
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
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
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
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
却因北宮黝而可見
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
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
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
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
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
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
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
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
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
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
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
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
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
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
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

□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
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
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
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才否曰
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
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
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
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
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
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
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
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
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
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
之本然邪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覺

主著事時〔既生操也以〕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曰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着便不盡〔如數一百少纔一一便不盡編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卽是知性知性卽是知天矣〔羅本以爲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宜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旣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旣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爭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人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只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佗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旣將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無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同處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須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為親圖養

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高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 一作學 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illegible]合禮[illegible]曾子者過於[illegible]者[illegible]聖人大中之道[illegible]者必[illegible]就不肖者[illegible]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illegible]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illegible]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illegible]太王[illegible]而去之守[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也[illegible]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illegible]則無害他人須不可然聖人所以為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illegible]者[illegible]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磬[illegible]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

易曰知至至之[illegible]

惟聖人然後踐形[illegible]人[illegible]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illegible]不[illegible]聖人理[illegible]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illegible]能踐形者[illegible]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illegible]有焚溺而死者卻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illegible]之[illegible]加於民仁[illegible]仁聞[illegible]風[illegible]

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如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

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耶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

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皆一作）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
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
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
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
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
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
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
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
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
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
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
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
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
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

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文其成功一也身之言
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宰予[illegible]賢於堯舜[illegible]豈　賢也但門人
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
子之論聖人皆非善論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
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
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
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
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

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
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且人與禽獸[illegible]孟子言此者莫是
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
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illegible]明[illegible]詩云
人亦天地一物[illegible]饑食渴飲[illegible]若非義充
其腹何異鳥獸安[illegible]人得萬物[illegible]生於
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illegible]云云
有知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illegible]非人

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
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旣不能守身更說甚道
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
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
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
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焉遂以私意
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
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
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
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
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卻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
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
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
利其不信孟子者卻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

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只
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
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
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
用得別
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
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
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
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

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
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
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
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
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
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智曰只此兩句
說智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
敬能敬能遠可謂智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

後此敬能遂否曰不失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
說當敬不惑也問人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
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
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
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
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
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
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
為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
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
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
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宽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
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
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
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
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之
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
一一作三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
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
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
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佗戰又
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
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
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
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

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
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
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
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
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佗一半不得渡自合
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
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之
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

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
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他理會不得又
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他冉子終
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
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他說這一句言語自是
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
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
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
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言諱君之惡是否曰
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
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
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
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
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殺田
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
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
就大路上去若此非[illegible]不[illegible]徑求也
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
必使至堅固故以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
曰孔子為墓[illegible]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
先反脩虞[illegible]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
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
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
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illegible]細思之曰先儒
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
當時謂之君子野人[illegible]之野人是言文質
相稱者也[illegible]道乎文者也是以不
從後進而從先進也[illegible]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
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
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曰
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

下人者只忽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
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
人知為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
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
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
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
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
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
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

於人知沛然有餘厭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
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
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
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
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
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
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
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
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許得無之如王通之言

詩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
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
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
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
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
設教非不欲家諭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
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
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

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
說此二句佗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
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
之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
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
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
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
年責治太迫此三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

若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言如此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之治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于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謂治功成仁謂教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問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只為周公才美言驕吝亦不可也

[illegible]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illegible]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illegible]當此任則顏[illegible]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illegible]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畜而有餘意所[illegible]不[illegible]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illegible]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illegible]之法樽酒簋貳用缶當險難之時[illegible]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須於君所明處入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以嫡庶之分大爭[illegible]

三分屬此義不知得分明未知不是了把之[illegible]
是高祖所致留侯豈能暁之將留侯招致四皓此
正高祖所明處處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
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illegible]之子高祖知天下豪傑
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太子及伐䝉欲以長安君
為質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
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
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
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

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
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
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
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
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
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
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
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
尾長陰盛者尾短如鹿是陽之物故尾短[illegible]
又其身[illegible]行[illegible]於車上以[illegible]

蟻如天將雨則蟻先壅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
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也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
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
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
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
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
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
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
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
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是土
化為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
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
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
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
據方位如此說如君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
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illegible]

是五行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節一陽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交也爻變則義變以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從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雷之類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

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把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

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
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
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
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
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
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
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
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
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
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
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
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
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
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
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
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
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
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
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
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
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
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
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
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

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
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細微之
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
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
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
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稍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纍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起金縢之書

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邪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邪傅說來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

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叟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

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旣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録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邪此只是歷試舜之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皐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

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删詩時曾删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删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敎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爲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曰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

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

何[illegible][illegible]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illegible]〕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足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道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論議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之不從乃
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
嶔崟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强者得之非至誠樂願
為之臣也如王諸呂時□□紀綱能進背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
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
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戲當誅諸呂時非陳平
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渭橋曰願請間此
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
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
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
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
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
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羽則高祖之勢可以
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
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
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
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椎擊殺秦王其
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
椎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計為誅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曰諸葛亮王佐
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
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當言明年
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
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
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
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
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
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
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
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
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
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
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
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
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

以[illegible]當與不當[illegible]明是[illegible]多錯
用[illegible]說[illegible]便是[illegible]只是經
所不及者權輕重[illegible]也[illegible]經也
令人說權不是經便是[illegible]也權只[illegible]權道[illegible]
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illegible]自謂之私
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illegible]只不[illegible]便是
私也父子之愛本是[illegible]此心便是私也又
問視己子與兄子有[illegible]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
子猶子也是欲視之[illegible]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
疑若有間然曰只為[illegible]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此[illegible]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
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
人小看却不推其[illegible]所由來故偏己之子與兄之
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illegible]也只為兄弟異形故
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
弟之子甚不[illegible]以公治長不及南容
故以兄之子妻[illegible]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
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
足也聖人自[illegible]
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
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
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
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
況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
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
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
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
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適向故各自以私知
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
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
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
其初意欲說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
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
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
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
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

後鉅者之〻〻學與成辭鬼谷上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蘇入廐中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一作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一云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

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
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
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
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
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
舉[illegible]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
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
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
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耶曰國人冤
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
婦不能致旱也[illegible]殺姑而雨是衆人悲釋否曰
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
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
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
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
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
之怒固自有[illegible]人作惡是怒亦惡氣

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只如今人[illegible]麥自有
畦壠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
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
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
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
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
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
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
無一物無陰陽

雨木水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
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
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
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
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有感
得甚氣即爲露甚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爲災雖[illegible]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駒爲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惟一作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章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佗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

欵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待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喪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曾修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妨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異所者男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祖至於二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祔食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杕袝）（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祔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男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畧

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薦新必薦享後方食（鷹數必遺告廟而薦節乃合）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盞曰家中尋常用三盞祭法中却用九盞（以禮有九獻樂有九變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只頃在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如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也專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産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illegible]此等乎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illegible]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者此[illegible]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illegible]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illegible]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illegible]有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illegible]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illegible]只是以[illegible]其父老便能[illegible]又[illegible]動亦[illegible]其責父老然後[illegible]而[illegible]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illegible]不亂[illegible]以維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illegible]從根直上一幹（如大宗）亦[illegible]水[illegible]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illegible]也然又[illegible]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illegible]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illegible]不[illegible]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illegible]祖爲大宗[illegible]

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
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
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
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
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
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
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
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
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
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
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柰何曰但當起敬起
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
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
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
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
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

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
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黎蒸不
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
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
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
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
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
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
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
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

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
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
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
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
無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
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
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
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禮不用樂[illegible]

古人重此大禮[illegible]不用樂[illegible]不賀人

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

而後宴樂禮畢也[illegible]不以夜禮也

問臣於君必於堂下子於父母則如之何對曰君臣以

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

[illegible]於堂上若婦人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

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

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

所以無服者只爲無[illegible]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illegible]

令上有[illegible]有嫂下有弟有婦叔父伯父父之

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

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

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illegible]此古者所以

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 今之有服亦是[illegible]有同居之[illegible]

無服者又問[illegible]

之喪死而已[illegible]

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illegible]不相不巷歌朋

救之况至親乎

服[illegible]從[illegible]以期今以三

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illegible]從服[illegible]

可以[illegible]無服已 不報服若姪之子爲[illegible]之子服是也異

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

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illegible]之子無服却爲既

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illegible]也故姑之子舅

之子其服同

[illegible]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

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

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illegible]主之終兄弟之身上

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

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

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

事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illegible]是大[illegible]今有璞玉於此

必使玉人彫琢之[illegible]工之[illegible]不可使一人爲之

故使玉人彫琢之[illegible]寶物須是自看却

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

之手豈不[illegible]道[illegible]病[illegible]何

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别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刻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旣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並今歷法甚好其佗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公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録伊川先生語家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戊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王荊公云九三知九五

之亡可至而至之大綱然亦須使人臣常懷此心大
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
見羣龍無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
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
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
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
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
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
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
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
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
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
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
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
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
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
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
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
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
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
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
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
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
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
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
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
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
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
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
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狠若此太史
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亦自云紂之衆

若林三年之中[illegible]以此便休得也[illegible]

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說妄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伦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illegible]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illegible]定一件事便是[illegible]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illegible]中管吳國華書[illegible]山中[illegible]定芥子[illegible]之義先生謂[illegible]此說[illegible]芥子[illegible]

[illegible]中嘗變文中子或問[illegible]曰終日乾乾可也此[illegible]文王所以[illegible]亦只是[illegible]不已先生曰凡說[illegible]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illegible]夫終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巳下巳又是道[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不過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能了那他〕

問[illegible]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illegible]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illegible]後人[illegible]此[illegible]先生曰安有此[illegible]向林希曾有此[illegible]後人只[illegible]見他[illegible]書便[illegible]是因問[illegible]

劉[illegible]文[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乃[illegible]之也然王莽[illegible]足道又何足識[illegible]之濟得[illegible]或[illegible]上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illegible]之義何足以[illegible]作大元本要明易却尤晦如[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上[illegible]

得一[illegible]有合只是[illegible]中[illegible]來做一箇般太元亦[illegible]

是不濟事

[illegible]明[illegible]人能大[illegible]

近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
言後得主而有常盖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
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
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
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
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
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
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

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
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
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録纔聽得
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
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
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不知尚有
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
有以德行入者
二以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本為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
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
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
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
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
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
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
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
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
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禀時有不善之
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富
㓙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
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
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云云乃若其情則可
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
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
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
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
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
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
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
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

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
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
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
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
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
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
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
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
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亦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
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
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
先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君此言也如當初汎
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
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無
生日某蹻不錄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
前輩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於禮樂

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
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
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
吾從先進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
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又
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
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
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
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
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
厚了知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
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
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因也）先生因言近歲有人以
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
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
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
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
處云昔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爲聖之清聖之
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
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
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
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句
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
就桀不得不如此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
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

[illegible]發嘗參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
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識不能答
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

因他入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
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
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
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
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
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
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
未敢信（胡本註云朱子雖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

較纔計較便是不安命不安命者不能順受之
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
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毋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
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
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
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只要精一之也精
之一之然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
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
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
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脩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
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
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
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
之鐘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
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
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
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
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
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

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
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
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
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
其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
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
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
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

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
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
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謂說天之明命皆自明
也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
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有卻諸呂亦只是要不受
之君臣當危時豈有撲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

主在事變卻時他也只隨卻如今周勃先入北軍
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
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
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
當時有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
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大義
他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卻兩日不追
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

當時高祖若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illegible]
追耶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求欲致韓信
之死爾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兩
得之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夜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
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
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
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

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
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與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
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
任曆子 [illegible]
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
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
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
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illegible]

[illegible]止斗升不曾請俸糧料歷吏人勿[illegible]為
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
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范
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
皆辭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
問何不敘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
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今其夫人猶無封號
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
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
卻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
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illegible]
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送之
回至一寺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
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
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
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卻
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所二問之先生曰只
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illegible]使他[illegible]大[illegible]

此事當時某可罷先矣云使是純仁當時不就爲
只令通判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
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
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
得物事卻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
君小人須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
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
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堯
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
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
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
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
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
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
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
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
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
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

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米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甚心同且畧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
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免發關子臨白繫銜者繫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繫銜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顛倒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久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浩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情（一作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一作之）安用尤臧氏因
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未讀時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文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文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摶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摶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若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一清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

仙〻水火作癸蓋亦有此理只是以於道上有些
理如闕訥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
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
人為迍如仙家養形以務延年之年但人有道以
延已迍之命只為有這道理
弋云亭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
昔揀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
後來其易識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象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
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
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門不
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猶用得上如
說潦旱今年[illegible]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
且做各有方[illegible]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
不[illegible]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
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
所役便覺苦事〻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
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
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illegible]齊物夫物本[illegible]此[illegible]
齊時別去甚處下腳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
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三經筵開[illegible]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
[illegible]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黍
紅無金為者其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解[illegible]
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卻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
時恐是皇帝閤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
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
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卻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
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
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
月為初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
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
王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
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
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
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勸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
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
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
門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
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苑堯夫云
但不道着名字儘說不妨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
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
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
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麄耳不如清水今
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
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
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磁椀中
不如此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周伯忱本　伊川先生語六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
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illegible]
職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illegible]
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
十時看春秋黃贅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
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問公
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
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
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illegible]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召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辭之暮府見公壻王諲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諲曰北郊之議付口以問延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然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若待尊長雖求亦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其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爲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然則須之酒食如何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須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

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
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失其故習而失多中之
功（巧一作）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
而用舍羿不恤也其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
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天申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
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
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
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或云未見者一不行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其黎明見之後命之以教貴人注云黎孝子如用 [illegible]）

謝湜（[illegible]）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佗
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耶曰湜固無
疑矣在己甯何邵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
市者曰毀瓦劃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子
亦將毀瓦劃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
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
無補矣繹（[illegible]）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
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
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
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
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
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
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
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

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
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
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
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
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
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
來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
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
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

當依夫人品秩甚龍女亦[illegible]濟夫人子曰某
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
天子宗[illegible]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
[illegible]之有[illegible]龍有五十三則皆曰三娘子一龍邪
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
則不當[illegible]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illegible]中許[illegible]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
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illegible]為亭戒而遂已生其前蓋移盆植而
置之公語[illegible]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

此以託公非常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為泛舟之游典謁白有
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
[illegible]程子[illegible]何[illegible]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
[illegible]子曰[illegible]人者公[illegible]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
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
子為不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
之而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illegible]行邵尚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亦危矣

子曰[illegible]知[illegible]安危不知其[illegible]之公不言[illegible]
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我固無足道所慮者[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傾[illegible]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illegible]曰
正[illegible]力不[illegible]耳
[illegible]公[illegible]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
淳[illegible]景温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
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
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
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

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
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
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
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
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
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
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illegible]辦帥行

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illegible]
一日訪子款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
曰不爾則[illegible]已而中使果怒以鞫傷傳言者耳
[illegible]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
[illegible]不敢言[illegible]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
如此

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illegible]至三大戶
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illegible]不聞兩也宗道
曰三亦可兩亦可[illegible]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
乃從天降[illegible]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
大戶二人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
從二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
[illegible]

[illegible]疑其賞[illegible]也先生曰君子
[illegible]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illegible]

[illegible]公時[illegible]居邑中杜門謝客
使[illegible]子曰禍莫大於無類繹
氏使人[illegible]司戶薦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
少[illegible]道者衆自相[illegible]何患乎無類也[illegible]天
[illegible]曰道
[illegible]人人盡為君子哉[illegible]
[illegible]人類之存[illegible]
[illegible]知佛[illegible]子曰釋氏之
[illegible]門得[illegible]入山終能成
[illegible]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illegible]
也

韓公持國[illegible]今日又暮矣[illegible]子對曰
常[illegible]何[illegible]去矣曰公
去可[illegible]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附師説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緜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眞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

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劾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佗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理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而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于下者乃赫赫于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旣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字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伊其一曰某曾從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又大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

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顚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

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荅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贄隅問某如何看某荅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闞止爲陳恒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如何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荅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

爭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耕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 李處遜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拯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曾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

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闕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夏侯旄字節夫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

莫是有輕重否曰卻是有陰陽也此卻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

又問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循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為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

孚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黝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

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女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女弗如者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已也渝其言則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

棣問紀裂繻逆女何如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迎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彊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賁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明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同伯溫見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下一同作欲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眾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眾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眾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

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爲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渝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於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知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事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罪一作也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

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
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又
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
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
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
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
卜郊亦非　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
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
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不郊非
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
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
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
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
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
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
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
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

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
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其與坐說
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
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
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
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
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
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
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
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
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
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
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
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
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
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
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
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

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
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
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
謂之天以主者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
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
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
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
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
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
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
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
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
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
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
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
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其後語定曰何
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
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
時不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
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
好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
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
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
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
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温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
也又曰有五祀否曰不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
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
耳目口鼻皆有神
同伯温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
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
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

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辰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憂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禍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令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智者樂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兼智而智不可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作兩眼字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

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其
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莚中須得他温公問何
故其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
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
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
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
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

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
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
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除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
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
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
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
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
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
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
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
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
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
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
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

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
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
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
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
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脩之雖至
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
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
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

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之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廻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貿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貢一問與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人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蓋恐其未能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御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卻

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

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卻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
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
存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
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
又和悅矣皆孔子為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
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
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麑是鹿兒齊必有明
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
其文之著而為之也非帷裳必殺帷裳固不殺矣
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
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
天地有厲氣　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
蓋在車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
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
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
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
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為不善
為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為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
而不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
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
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
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
不相遠爾權之為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
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
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
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
迹是不踐已前為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
父子相繼為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問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

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又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只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也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下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問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作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於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

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illegible]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嘗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

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陳平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
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
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
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
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
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
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使
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
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
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
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
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
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
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
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
此以示王彌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之同然觀
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弒逆之罪即執之是
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
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
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
之者强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
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
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
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廻又問隱皆
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元有物則群雀
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
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過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
桓公如齊終啓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
薨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
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弒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

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只夫人
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
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
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
秋之意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
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
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
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
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
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
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更有二廟
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
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
不祧之廟河東關淅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
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
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

此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之
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
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啻太多於
患也太祖遂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乃
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遂至
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
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
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
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
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正以至及士人蓋有之
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六
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
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
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
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
郊賞數十年後可革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
不數十年可革

恩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欲以[illegible]
舊見發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
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二太
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十
小湯既崩大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
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
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illegible]
呂望之會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記注
[illegible]衍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

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
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
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illegible]
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
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
西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
尊范文蔚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
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說也
問僑如以夫人以文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illegible]

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
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illegible]
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欲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illegible]
不行之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illegible]
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
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
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
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淮亦
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illegible]
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欲與小邾射盟而射[illegible]
曰不欲結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得其一言乃其證也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illegible]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
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illegible]王

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又書[illegible]之
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illegible]
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
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
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於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下違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於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也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只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以[illegible]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忘不可不篤亦不可不忘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依本分上助長又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故只云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遜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貫之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質改變

[illegible]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illegible]
一作何足惜也曰但[illegible]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
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管
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
曰不曾孔子昔嘗[illegible]閑思周公後不復思周公若
謂夢見周公大段[illegible]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illegible]
是無夢乎曰有之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illegible]
不思而夢[illegible]氣[illegible]聖人夢又[illegible]
[illegible]純征淳嚴也
[illegible]貧[illegible]蓋其在我[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若在[illegible]者未盡則貧[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可謂之[illegible]
曰[illegible]富[illegible]壽夭是亦前定[illegible]
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illegible]

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illegible]盡教說無
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有[illegible]見處大
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illegible]入必是
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
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
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
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
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

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此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
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
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事周子路事吾天
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
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
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
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
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

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illegible]
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肯爲大夫[illegible]不肯爲[illegible]知[illegible]此道
[illegible]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illegible]
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illegible]
問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illegible]
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日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
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
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除却[illegible]父與君皆爲之
月而已三年[illegible]口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
切遠之意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illegible]臣德以
[illegible]太遠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illegible]之理昔嘗對
[illegible]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然[illegible]三年有成臣
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
即陳期月之事當時[illegible]廷無一人問著[illegible]邦直
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

人一處[illegible]對[illegible]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illegible]
[illegible]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illegible]
[illegible]星[illegible]帝[illegible]子陵匹夫
天[illegible]一人之[illegible]措用心可不戒慎
果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
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
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
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illegible]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illegible]
[illegible]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illegible]
[illegible]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遇
逆旅見若倶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
知爲族[illegible]此亦豈知爲族之兄邪或告曰彼之子
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
懽然和[illegible]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
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若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
家[illegible]之理也先生曰此乃[illegible]也
先[illegible]爲仁之本[illegible]人之初[illegible]天

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具
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
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
敬而已固未始有事也及其情欲竇于中事
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可愛類之心日薄本心失
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蓋謂順為其仁者必
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看得甚好又子曰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
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

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
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
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舍藝曾子
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
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
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而起進曰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
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

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
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汪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
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不盡
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
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
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
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
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

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
私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三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

脩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以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公之詩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詩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享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如正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雎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有者可以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甲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以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暇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隔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

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因之安危在此舉則及之可也今之卿無責於國操輕可也何虛發四矢乎

[illegible]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
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illegible]
稟氣有清濁故其材有[illegible]清濁稟於天謂性感為
情動為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
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
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
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之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
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illegible]
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illegible]
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illegible]
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
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
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illegible]
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illegible]
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

[illegible]知[illegible]下愚[illegible]
則光之罪大矣若[illegible]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
而不受[illegible]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
不可為也若[illegible]昭然
先生[illegible]一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
[illegible]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
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
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illegible]
必須死下[illegible]也
[illegible]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凡僞言安一軍耳[illegible]
自言[illegible]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illegible]一作此
也[illegible]人雖欺人不可盡信
[illegible]辟遠遜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
[illegible]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

奕打度其材能……圖之可也
而强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董仲舒毛萇楊雄……
皆當然味其言……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
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
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
可也至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
庶得之矣
……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
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
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
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劾上天子之
幼又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
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
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
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
矣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
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
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陰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兼習皆然
耳
又如吾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暢潛道本（胡氏注云識者云其間多非先生語）　伊川先生語十一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貴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知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孟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

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

竹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成一物不能撥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撥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以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

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竅則聖人之意見
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
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
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
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
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
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
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
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
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
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
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
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而求
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
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
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
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

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
所以防其[illegible]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一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illegible]不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illegible]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illegible]知之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illegible]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illegible]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illegible]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捕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

之大戒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并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而字〕有奇〔一作〕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共以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為政二字〕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者〔集有字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為御史神宗召

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擿抉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數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嘗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

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illegible]）訐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訐關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怡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閫（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集有一字）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

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illegible]字）問御吏曰正己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息（集作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

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㤙形顔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集有惟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敎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敎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集字只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集作細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逮[illegible]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淸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然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愼行則不愧於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此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其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集有歟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淸峻語

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
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
是已元豐中恕爲澶州幕官歲餘後過澶州問其
民莫不稱先生咨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
子愛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
亦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
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
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

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
融而(集無而字)必合(集作)乎規矩準繩蓋眞顏氏之流黃
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
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
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
過洛者茍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
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
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
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
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

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集作白)訃至京師諸公人人
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悲
哀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
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
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
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
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
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
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
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

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
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
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
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
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
爲政以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
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
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一

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肯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不悱不發則師將不為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嘗辨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

亦是執政辦遂亟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
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
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
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
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
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
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
此先生少長親閑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
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

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
日不權衰不御蓋時所廵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
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
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
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以至
鄉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
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illegible]
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
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

求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黙不敢言役亦私償其所
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
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
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
人使不[illegible]入以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
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
石質中之氣中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
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
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
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

求於外以故未仕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
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戾[illegible]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
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
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
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
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illegible]鳴呼道之行與
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illegible]爲之贊曰天地之
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
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
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

心之意其融心滌慮黙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
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
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
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求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
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絶而不得其傳以章
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
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天下
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
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
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
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
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
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
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
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

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
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
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
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
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
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
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墓表　見文集伊川先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
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實錄皇祐二年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
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
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雜志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祭文及語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眾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illegible]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illegible]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illegible]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illegible]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illegible]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illegible]

既而命下以[illegible]通直郎

充崇政殿說書（觀貴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觀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觀貴）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觀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言先帝聚士以學敎人以經三舍科條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罷黜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

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所誦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宜再辭不受（[illegible]）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辯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觀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

何以爲說及講說畢又戒乃衍[illegible]卷之十八

殺在明思其成人[illegible]尚學養備極[illegible]不知學[illegible]

不[illegible]賁[illegible]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

季氏[illegible]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illegible]用捨知此非爻

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觀胡氏說）論一而哲宗亦嘗首肯之

（觀文）不知者以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如此盡[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於何[illegible]上或服藥[illegible]日就醫官問起居（觀）

錄然入侍[illegible]容況極[illegible]路公以太師平章重

[illegible]不懈[illegible]踧踖以少伴不去也人或以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

十八

公四十年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

不敢不自重也（觀聞錄見）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

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

曰[illegible]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錄語）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觀見錄且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云因公聞之亦不悅）

[illegible]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

名[illegible]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

尊之過[illegible]而驕心生爾此皆[illegible]不可以

[illegible]嫌名[illegible]語時[illegible]

表喻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

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

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

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

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

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

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

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

十九

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

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

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

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illegible]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

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見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切備講職實非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陳之累年猶豫不果使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二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許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疑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值弟轍執政覺進稟使云但恐不肯靖黨中入其說）

（伊川之客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上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異論[illegible]并薦黨盡不相知耳）

（[illegible]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來公揆輩銜之遂之敵矣是後諫[illegible]亦不有又語鋒云特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資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illegible]）

（[illegible]知拔[illegible]皆用之失其實矣[illegible]太史[illegible]傳云元祐九年[illegible]臣伏見元祐之初[illegible]下召[illegible]對使殿自而[illegible]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illegible]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illegible]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illegible]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illegible]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崖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illegible]故遭傾陷[illegible]）

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三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見曲阜集）還洛（見語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蓋西監供職不以何嘗致仕也下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元敘復還優）叔（詳林）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illegible]）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illegible]）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逾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與寬以家事自任急力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親體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illegible][illegible]所不讀於事無汾不化謂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勤哲色指觀而集矣或曰人謂於川字正則盡速發不及子之言君是何也帑予曰[illegible]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私也途上伊川閑之曰此乃謂家之大利也利多費首私鑄者架貴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圖家之人到乎又有議增解豐之直者伊[illegible]曰債子刑道易沌人人得食無積而不俉者成入必將矣啓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況相驚伊府有起之亦川曰背罪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絕可於有行也人司馬公大變熙豈復祖宗之舊尹川曰役法宮向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毀年粉粉不能定向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梁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之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得一作而名也某等不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一作嶽)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

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黙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擧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

□□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
幾絕矣壬寅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
□□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口
□以爲盛矣自是服儒冠者皆以伊川門人妄自
□無以厭服士人之心故□□□深加詆誚夫
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屛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
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
□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
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見

而□□不□□□文□□□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
求上下皆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
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
之□□□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
□□□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
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
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謬乎夫頤之文於易則□□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
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

□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
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
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
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
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
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
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
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
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
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

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
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眞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
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
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
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
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雜學辨一卷附錄一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雜學辨一卷、附記疑一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朱子撰、以斥當代諸儒之雜於佛老者也。凡蘇軾易傳十九條、蘇轍老子解十四條、張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條、呂希哲大學解四條、皆摘錄原文、各爲駁正於下。末有乾道丙戌何鎬跋、鎬字叔京、何兌之子。丙戌爲乾道二年、朱子三十七歲、監嶽廟家居時也。記疑一卷、前有朱子題詞、稱偶得雜書一冊、不知何人所記、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云云。蓋程子門人記錄師說、附以已意、因而流入二氏者、亦摘錄而與之辨、凡二十條、其書作於淳熙二年丙申三月、朱子方在婺源、距作雜學辨時十年矣。後人附刻雜學辨後、以類相從、今亦仍舊本錄之焉。

蘇氏易解

乾之彖象發明性命之理與詩[illegible]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是乃所以大不當學者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以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自咎而以己之不見為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蘇曰此所以為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蘇曰此所以為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蘇曰此所以為貞也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蘇曰并言之也

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

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為貞也

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

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耶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爲

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眞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

竊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彼知有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然亦有近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說以自遁爾又以

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傅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蘇氏云云

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文行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彷彿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

陰陽與不見陰陽之形者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無有之際也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

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

道與物為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為性善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耶有聞而後聲耶是

一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仁者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言相為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明白而無隱耶昔孔子顧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為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愚謂蘇氏不知仁智之根於性顧以仁智為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皆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

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黃門老子解

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

氏而彌縫之可謂外矣然其自詡甚高至謂當世無
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
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為之辨
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擠佛乘蓋未得其所謂
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辨
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
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
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
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蘇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
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愚謂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

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中至正之極亙萬世而
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為說無一辭
之合學者於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
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愚謂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
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
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
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

愚謂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為能眩人而使之不為君
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為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愚謂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
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

愚謂老子之學以無為為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
為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
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
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
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
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

哉

夫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
昧者執似以陷於偽

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
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
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
之中所以為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
大過

愚謂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
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

有彼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

愚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耶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於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於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絶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状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愚謂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今於此必略於彼矣

愚謂有彼有此則天下常有二道也

蘇氏後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又云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愚謂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絶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云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愚謂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於世而世何所資於道耶王氏有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於蘇氏亦云

張無垢中庸解（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侍郎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迹著故正其名如此）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

莆鄭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
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撥其尤
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
說不暇遍爲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
書之類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張云天命之謂性第賛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
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入於仁義禮智
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修道之謂教則仁行於
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知行於賢者而道之等
降隆殺於是而見焉

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

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賛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於
人賛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
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爲己物則是
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
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
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
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摶而置之
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
曰體爲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
設於此而後性來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
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

智者覩之亦不待辯說而是非邪正已判於此
章矣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
以爲修道之敎亦失其次序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止　愼其獨也

張云不睹不聞少致其忽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
已顯於心目之間　云云　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
辱莫爲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愚謂君子所以愼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今
曰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似無所害特恐招禍辱
而後愼其獨焉非知道者之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張云未發以前戒愼恐懼無一毫私欲

愚謂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愼恐懼則既發矣

君子中庸

張云方率性時戒愼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
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敎以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愚謂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
循其性之本然即所謂道耳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亦
未有戒愼恐懼之意也修道之謂敎通上下而言之
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修身皆在於此非如張氏
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
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敎以幸天下則
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敎而所以至此

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
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指也
張云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修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
離名之也
愚謂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
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
此求彼非離本位而何至於以修道為聖人之功用
則又曰不可以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遯
辭乎道矣
人皆曰予知
張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
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幾天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
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
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謂直取
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
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回之為人
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於喜怒哀
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
我心皆喪
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
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

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
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illegible]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illegible]其為一無
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illegible]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形容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
其言之過也
惟聖者能之
張云子當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
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而暇而理致自遠
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張云由戒慎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為中為和以位天
地育萬物
愚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
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
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
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繆尚安得為知言
哉
張云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行謂知能止
矣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慎
恐懼察於微芒之功也
愚謂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苟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
非所以為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

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其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謂聖人而言亦無與於費隱之意也

張云戒慎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矣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存焉又曰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愚謂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乎復此不容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張云孰推此察始於戒慎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

愚謂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張云人即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愚謂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

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其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於盡其用力有漸而非一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於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迹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務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忠恕違道不遠

張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

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亦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張云方其以事父時其事兄見朋友先施之時則求於子者所以望其臣者也察乎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

愚謂此則何爲循人子所以孝於父者是何絶不求猶責也所責乎子者如此然後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

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并
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則安敢責父
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是天之涖
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他亦皆如此於章句未及
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

上下察

張云顯者察也

愚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顯爲察尤爲
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
意推之不問其至於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如
所謂戒慎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知仁勇所謂發
育峻極皆此類也

在上位不陵下

張云君子自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

愚謂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張云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
效當於父母卜之

愚謂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
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鬼神之爲德

張云天地爲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遺也

愚按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
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
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
鬼神者之言哉

大德必受命

張云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者也當始於戒慎恐懼而
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

愚謂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
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
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爲其受命也乃
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哉張氏之說乃謀利計
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
矣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張云戒慎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
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又曰武王之舉危道也

愚謂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疎闊無理又以武
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甚豈知順
天應人之爲安哉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張云不知先王居於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示自社
求人鬼自禘嘗求哉

愚謂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須更爲奇怪
之說

地道敏樹

張云布種下實木及頃刻云云

愚謂雖天下至易生之物亦未有下種未及頃刻而發生者此可見其矜奇欲速之心矣

故君子不可不修身止不可以不知天

張云戒慎恐懼嚴敬其祭所以知天也

愚謂戒懼致察既知天而事天之事也未能知天則何所戒懼乎

張云推知天之心以知人推知人之心以事親

愚按推知天以知人猶之可也推知人以事親不亦悖乎伊川先生曰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所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論不可易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張曰知而未能行是未能運用此誠也

愚謂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於己豈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謂知者亦非眞知也眞知則未有不能行者且曰運用此誠亦非知誠者之語蓋誠則無爲而成固不煩運用矣

張云行知仁勇者誠也而所以知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所以行此誠者非他物也亦卽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在而指之也又云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不若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不若行誠之誠爲甚大也

愚按經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句立語命意不同張氏似誤作一例讀之故其爲說如此文義猶不暇通而遽欲窮其精微此其所以失之也且所謂誠者一而已矣今乃裂而三之又於其中相爲優劣若不窮天理無所準則而逞其私智逆探幽渺務爲捷出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安得不至於是乎然推其本原則生生化化見見聞聞之緒餘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張云近之爲言以不遠也不遠卽在此而已第知所以好學者誰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知仁勇矣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惟人體之識所以體者爲當幾而明卽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

愚謂上章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

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如此張氏以爲不遠者是矣而又以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反也蓋其所以爲說者常欲以入於荒唐繆悠之中其勢不得而自已爾夫好學力行知恥在我而已又必求其所以如此者爲誰而後爲至則是身外復有一身心外復有一心紛紛乎果何時而已耶設使果如其言則所謂誰者一而已矣聖人復何用虛張三者之目使學者徒爲是多方以求之耶詳求聖人之意決不如是特釋氏之說[illegible]之言淵愨有味庶幾得之張氏之徒蓋以爲淺近而忽之矣然豈知其言近指遠與得聖賢之意也與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張云如其知仁勇則亦不期於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懷諸侯柔遠人矣又曰九經以次而行皆中其會矣

愚謂如張氏之云則九經皆剩語矣聖人之道所以異於異端者以其本末内外一以貫之而無精粗之辨也故子思於九經反復三致意焉而張氏忽之如此蓋每事欲高於聖賢一等而不知憑虛失實祇其所以爲卑也

凡事豫則立

張云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

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云乎

不誠乎身矣

張云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爲誠夫至誠無息專非誠也以專爲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酬酢皆離本位矣

愚謂專固不足以盡誠然遂以無息爲誠則亦誤矣蓋惟至誠爲無息非因其無息而命之以誠也離本位之言聖人無有已辨於前矣然專亦豈遽離本位哉

張云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變通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讀仁王以消災

愚謂聖賢雖言存誠思誠未嘗言行誠蓋思之既得存之既著則其誠在己而見於行事者無一不出於

誠謂之行誠則是己與誠爲二而自我以行彼誠之爲道不如是也如此者其失不但不知變通而已若曰所行既出於誠則又不可謂之行誠而亦無不知變通之理張氏之言進退無所據矣至於誦孝經以禦賊蓋不知明理而有迂愚之蔽以是爲行誠而不知變通然則張氏之所謂誠亦無以異於專矣讀仁王經者其弱於邪僻又甚不得與誦孝經者同科矣

張云格物致知之學内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子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張云性之於身則身誠性之於親則親悅性之於友則友信性之於君於民則獲上而民治

愚謂明乎善則身自誠乃理之自然身誠則親自悅由是以至於友於君於民皆然乃積盛充實而自致耳今曰性之而然則是設之於此射之於彼而冀其必然也其爲不誠莫大於是

張云誠之所在擊觸轉移

愚謂不誠積於中而事物應於外理之常也然豈若是其發遽暴疾哉

張云安得不想孔子孟子再拜以謝其格言乎

愚謂觀此氣象甚矣其粗鄙而輕浮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張曰博學者戒愼恐懼非一事也（問思辨亦然）
愚謂戒愼恐懼乃篤行之事非博學之謂也
誠明明誠
張云由上智之自得而合乎聖人之教者性也由遵聖人之教而造乎上智之地者教也上智自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教則爲異端矣
愚謂張氏於誠明之說蓋未嘗深考而爲此說以合其素論觀其自處傲然已在誠明之域矣然卽上智自得而有不合於聖人之教者則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謂異端者復誰謂乎夫豈不自知其已失身於此而故爲是言者是乃所謂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術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其爲不誠莫大於是以是心而語中庸不亦戾乎（大慧寄學人之道謙云蓋磨夢幻之學其意亦然是也後不復重出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天地參矣
張云此誠既見已性亦見人性亦見物性亦見天地之性亦見
愚謂經言惟至誠故能盡性非言誠見而性見也見字與盡字意義迥別大率釋氏以見性成佛爲極而不知聖人盡性之大故張氏之言每如此
其次致曲
張云禮樂射御書數中直造乎誠之地也
愚謂直造乎誠則非致曲也

張云變者此誠忽然而有俄然而無
愚謂誠若如此何以爲物之終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張云旣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爲興蓋無難也
愚謂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大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且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寅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聽卿是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然此章之指初亦不爲是發也
不誠無物
張云吾誠一往則耳目口鼻皆壞矣
愚謂誠無人我之別不必言吾無彼此之殊不必言往耳目鼻口亦豈有一旦遽壞之理哉此章之說諸先生言之悉矣以彼觀此得失可見

君子誠之爲貴
張云誠未足貴誠而又誠之斯足貴也
愚謂聖人言天下之理無出於誠而曰誠未足貴何其言之悖也且旣誠矣以爲未足貴而又誠之乃是貴則前之所謂誠者無乃爲虛物與蓋緣本不知誠而惟恐其言之小故其言每如此且誠者天之道豈亦未足貴必待誠之者人之道乃足貴耶雖至愚有以知其不然矣

至誠無息

張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為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又曰至誠不息則有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

愚詳經意蓋謂至誠之理未嘗形見而自彰著未嘗動作而自變化無所營為而自成就天地之道一言而盡亦不過如此而已張氏乃以為聖人至誠於此能使天地章明變化於彼不惟文義不通而亦本無此理其曰天地自此而造化語尤險怪蓋聖人之於天地不過因其自然之理以裁成輔相之而已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無是理也凡此好大不根之言皆其心術之蔽又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正蒙所斥之詳矣

尊德性而道問學　至　敦厚以崇禮

張云自戒慎恐懼而入入而造於發育峻極之地而不敢已則行乎三千三百之中而道問學矣尊德性而不敢已則又變而為致廣大凡下不敢已者三又變而為者三知新崇禮又致廣大極高明之變名也

愚按此皆言體道成德之目無不敢已而又變之意變名之說亦無義理

張云第有一毫之疑怪以驚眩天下之耳目哉

愚按張氏之書變怪驚眩蓋不少矣獨以為無有不知更欲如何乃為變怪驚眩哉

吾從周

張云周法已弊其過多矣孔子身非柯相不在禄位所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一云云

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姑從之也若末世之弊有如拜上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誠然而從之以為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張氏歸心乎釋氏而曲意於儒者故其所以窺聖人者如此非一辭之失也其所從來遠矣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也

張云夫如此指何事而言哉即子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

愚按張氏戒慎恐懼二句横貫中庸一篇之中其牽合附會違弃經旨已不容一一辨正矣至於此章經文所謂如此乃上文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耳張氏欲成其前說乃近舍本章上文之義遠指戒慎恐懼於數千字之前未論義理之當否而以語文字體勢之常哉故特論此一章尤疎漏處以見其餘之皆此類也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張云論至於此則夫子蓋未嘗死也觀乎天地此亦夫子之乾坤也

愚按孔子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未嘗言文王之不死也然言近而指遠其味無窮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不死之云變怪駭人而實無餘味故程子有言立言
當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正爲此耳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
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
弊（按正獻公神道碑載公遊讀上蔡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吾嘗學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爲要此其所善之端也竟從之道精粗本末以貫之其所知者假學釋老不相似也故其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原本知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
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
不近故有終始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

愚謂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
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
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
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欲不
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
非此哉然雖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
之大成矣但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
而務閔翁紫楊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
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擬世之言
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止
呂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
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
之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
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
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
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
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
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
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
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
然識之此爲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
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
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
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
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
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
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
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
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竊以呂氏之博聞
彊識而不爲是說所迷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
倍矣今乃以其習然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
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俟其忽然

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系之于後并爲之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㮣去文字專務體究尙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顢頇（尙自未盡其意以爲物不可去事不可無正當各任之耳）

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淪於釋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合其顢頇而謂人顢頇豈不惑哉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起人人各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瞀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用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深者也故孟子起而闢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從熊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大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凡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範衣冠而談容無衆必止而訴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眙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效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

跋而素亂先王之典籍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
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篤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
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
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抵其
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
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
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
由是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乾道
丙戌孟冬晦日空同何鎬謹跋

雜學辨附錄

朱子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
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
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
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
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
耳

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
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
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
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
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
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
爲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於此而其虛夸不實如
此是不惟不能有所俾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
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

其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
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其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
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
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聞伊川

伊川曰中無倚著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
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卽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
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
而謂不倚者爲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
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巳發如何見得中曰且
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巳
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
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

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卽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
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
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
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息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卽玩矣若
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
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爾孟
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
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
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

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
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
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
久觸類貫通而黙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
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
而巳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
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
狂躁而廹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

致知正欲其卽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
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旣往與未來
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
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
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
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巳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
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巳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躐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
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旣

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慊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爲浩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已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生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

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爲此說便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其遂心服一二年間才見卽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

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才見卽問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爲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爲詩語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

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劒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墻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怪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

異端周流氾濫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窻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顏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己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己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地之形體）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為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為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知此端的未免稽為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為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儇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為非而又以乙為是亦不可曉也已

雜學辨附錄終